

現代文藝

第一卷 · 第四期



行 慶東園 藏館 進 改

國立中央圖書館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第一卷·第四期目錄

短論
 創作者的理論修養問題 文龍 (一四七)
 擴大視野 莫榮 (一四七)
 還是老實一點吧 顧橋 (一四八)

意外 (小說) 艾蕪 (一四九)

民族傳統與世界傳統 (論文) 石濱 (一五四)

詩
 七月獻詩 彭燕郊 (一五七)
 清晨 彭燕郊 (一五三)
 收穫 郭風 (一五九)

選
 交白卷的 高崗 (一六二)

爲了單調的原故 (小說) 司馬文森 (一六四)

博施夫人 (回憶) 陳落 (一五七)

割棄了的盲腸 (報告) 姚隼 (一七一)

強者的力量 (小說) 傑克·倫敦作 (一七六)
 許天虹譯

蝦的捕捉 (散文) 聶提 (一七一)

「投影集」 (書評) 新牙 (一七四)

第二帝國的兵士 (長篇連載) 匈·靈爾發斯作 (一八四)
 黎烈文譯

編後記 編者 (一八三)
 作家短簡 記者輯 (補白)
 勞軍 (封面木刻) 潘仁 (封面)

現代文藝

第一卷·第四期

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廿五日出版

編輯者 福建 永安 改進出版社
 發行者 改進出版社
 印刷者 改進出版社

定價表

每冊	零售		
	每月一冊	每季三冊	半年六冊
本省	二角四分	七角二分	一元三角五分
外省	二角六分	七角二分	一元三角五分
外國	四角八分	一元四角	二元八角
全年	二元五角	二元五角	五元

凡郵匯不通之處，得以郵票代價，但以一角以內者爲限。



創作者的理論修養問題 文龍

技巧的學習、認識的加強與生活的充實，是作家修養的主要內容。這三者的關聯及其主導方面，這裏暫時不談。現在單把作家的認識方面提出討論。所謂認識，當然是指作家對於現實的認識。

作家的認識能力是他底表現能力的一部分，作品的形式不成熟意味着它底內容不成熟。在目前普遍地強調作家底生活實踐的時候，作家底認識是不容忽略的。投入偉大的生活中，并不就等於認識了現實——這絕不是降低了生活實踐的重要性。

現實是豐富、複雜、多變的。一切的現象、事物、過程都不是孤立的。作家有時只在表現或描寫一種事象、一個人物，但這一事象或人物却與其他的事和人有不可分割的關聯。不理解事物運動發展的規律性，換句話說，沒有深刻地認識現實，表現事物的能力與方法就成爲不可思議的了。

認識的加強雖然可以在生活實踐中達到，學習理論更能加速這一行程。因此哲學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於優秀創作者是不能缺少的。

整個的人生、社會都是文藝的對象。枝節地去接觸、把握現實，只能給我們破碎的知識，至多也不過使我們成爲經驗論者。把握最正確的方法論，從而澈底地理解現實運動發展的規律性，才不至使創作者追求表現現實的方法底一切努力全落了空。

有些作家往往忽視了對於哲學與社會科學的研究，過分信賴自己底觀察力與表現力。本來，事物是千變萬化的；在這世界大動盪的時候，一切更用加速度變化着。實現底錯綜複雜與急劇變動，眩惑了一部分的作家。作家所以放棄了寫作的的生活，原因自然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就是不能抓住善變的現實，只得結束了創作的生命。

我們絕非主張：文藝創作者應該同時也要做哲學家與社會科學家，或是相信：正確的觀念就可以產生文學。概念不能產生文學，雖然創作過程必須受正確概念的指導。我們敢肯定地說：作家要有相當程度的哲學與社會科學的修養，因爲他必須認識現實，然後才能反映現實。

最後，我們可以舉「子夜」做個例證。假使作者沒有正確而澈底地理解：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國底民族工業絕對不能踏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子夜」將不會成爲有歷史意義的作品——

根本上作者是无法產生這部鉅著的。

擴大視野 莫榮

抗戰後文壇上批評活動的過於沉寂，是大家一致的感覺。而在這種沉寂的批評活動上，却又存在着不少的缺點——我們在這里所要指出的批評家們的視野之過於狹窄一事，也就是缺點之一。

在各種報章雜誌上，我們也偶而讀到所謂批評文章。在這些批評文章里，對於抗戰文藝作品，有讚揚也有指摘。可是這種讚揚與指摘的對象，却往往集中在一兩篇早期作品上，例如「差半車麥稭」和「華威先生」。你說這兩篇東西如何如何好，他也說這兩篇東西如何如何好。甚至於同一批評家，在甲篇文章里把這兩篇作品讚頌了一通，在乙篇和丙篇文章里又重覆一通。這就表明着這些批評家們，根本沒有好好地普遍地讀過抗戰文藝作品，他們的批評只是一種空泛的陳腐的概念，一大堆老調。這樣的批評，如其說對抗戰文藝運動有益，還不如說是有害的。

自然，「差半車麥稭」和「華威先生」是好作品，是值得讚揚的。但如果說中國的抗戰文藝作品除了「差半車麥稭」和「華威先生」之外，就空無一物，那麼我們的文壇也未免太可憐了。我們還有很多好作品，它們描寫着天空，農村以及敵後的每個角落，有着真的現實

和活的生命，但是被批評家們所忽略了。爲什麼呢？批評家們沒有看見——或者還不如說，他們不屑去看它們。

對目前有一些批評家的批評，我們常常有這樣的感覺，就是他們只在把幾個新名字搬來搬去；並且，這些新名字，有時甚至是不可解的。此外，他們還善於引證名人的話，來補救他們的貧乏。我們知道高爾基對批評家有過不少的指責，他指出批評家們一般的通病，如行幫主義，領袖慾，看書不細心，不觸及作家的作品等等。這些指責同樣地可以移到中國來。

爲什麼會這樣的呢？

重覆的說，批評家們的視野太窄狹了，也即是，他們所看的作家的作品太少了。因爲沒有看過作品，便只好空談理論。萬一非引用一兩篇作品做例證時，也就隨便的把人家業已反覆引過的現成作品再引用一下完事。因之，這種批評一方面對所讚揚的作品是濫調，對其他被忽略的作品是格殺。

在本刊第一期的短論里，我們就已說過我們不僅僅要反對創作的公式化，也要指責出批評的公式化。如果我們的批評家依然不知改進，不肯擴大自己的視野，則批評界的前途將日益黯淡了。

還是老實一點吧

題橋

曾經到前方去跑了一次，在那里看到了許

多文章，大都是參加戰鬥隊部的青年工作人員寫的。文字的技巧不消說很拙劣，內容也並不深刻，但是看了却使我很歡喜。因爲那確實是些很質朴的東西，大概都是照着所看到或遭遇到的實在生活，老老實實記述下來的。其中也有抒情的，那情感也並不豪華和華美，却是那麼樸素和真實。

回到後方以後，偶然翻翻一些報紙的文藝副刊，使我大吃一驚：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們後方忽然多出了許多詩人，散文家，以至於文藝理論家。單看一看他們的題目就够叫人眼花撩亂了。什麼「××散弦」呀，「××集」，「××抄」，「××散草」呀，一個大題目，底下又是三三兩兩的小題目，小題目也是樣樣漂亮，什麼「夢」呀，「寂寞」呀，好像文章還沒有寫，詩意就抑不住要從題目上泉湧而出。而這些作家們，又彷彿都是一些攜着竹杖的行吟詩人或者是抱着豎琴的流浪歌手，逢人便要眼淚汪汪，哭訴出憂鬱與寂寞。他們的感傷是那麼多，幾乎把每天的副刊都充塞滿了。

最奇怪的是彼此風格均是一律，而更有一點決不差異的，就是感傷了一通，照例要有一個光明的尾巴，好像說：「我們並沒忘記抗戰呀！」真的，誰能說他們忘記抗戰呢？你看，他們第二天又在報尾報上大談其抗戰文藝的理論了。普列哈諾夫怎麼說呀，虛那卡爾斯基怎麼說呀，魯迅怎麼說呀，那會使你想這些抱着豎琴的流浪歌手的腋下同時是挾着一部虛那卡爾斯基的「藝術論」，或者普列哈諾夫的「藝術與社會生活」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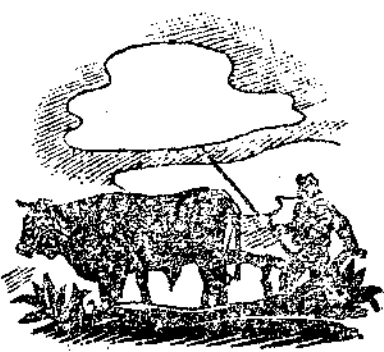
而且，如果你的記性不壞的話，你還可以記起，我們的詩人與散文家，正是從前在那里「飛機呀，大炮呀！」「衝呀，殺呀！」作着鋼鐵般怒吼的詩人啊。但是爲什麼忽然又這樣傷感起來呢？難道什麼東西使他們厭倦起來嗎？

然而，等你耐心地讀完了他們的大作以後，你就會恍然大悟了。狂熱的怒吼與憂鬱的哀唱之間並無矛盾，如果借哲學家的話說來，這中間是有一種東西「統一」着的，這東西不是別的，正是詩人與散文家們所悲訴着的「空虛」與「寂寞」。

離開了現實生活的認識與實踐，剩下來的便是空虛。空虛的兩面，一面是抗戰八股，一面便是無病呻吟。

果然是詩人的真實的憂鬱，倒也罷了，如果這憂鬱是現實生活中間大眾的憂鬱，由詩人歌唱出來，那更不能非難了。但是從那些詩與散文中間，我們所看到的感傷與憂鬱是什麼呢？說句大話，恐怕只是爲了把文章弄得綺麗一點罷了。

拿前方那些朴實的寫作者和我們的詩人與散文家一比，後者自然是瞧不起前者的，因爲前者是一無才，二無名，三無發表文章的地盤，那敢望我們詩人與散文家的項背？但是在一個老實的讀者看來，寫文章的事究竟還是老實一點好。



意外

艾蕪

老張和老李，都是窮壯家漢子，自己沒一

片田地，平常只能幫人家種田度日。碰到農事不忙的時候，沒人叫他們做工，老張便坐在門前晒太陽，脫下衣衫捉蟲子，再不然就拿把刀，上嶺去割柴草。老李却不是這樣的，他有他的打算，即是他要借點本錢，下廣東去挑鹽賣，他認為一個人年紀青青，不出遠門走走，碰碰運氣，是發不起來的。老張却很反對他，說一個人命中只帶來合把米，你再走得遠些，也不會多添一粒。他自己只想吃口本份飯。

但錢是頂惹人眼紅的東西，老張看見老李賣幾次鹽，還了賬，手上借剩下花花綠綠一疊票子，便也大大心動起來。老李就嘲笑他，說他借是留在家裏，多捉幾個蟲子的好。老張便嘆口氣說：

「再沒人來叫，肚皮怎麼辦呢？」
老李便笑他：

「你身上就有現成糧食吶！你可以捉些來吃呀！」

老張只罵了一聲，就去借本錢，買隻雙子

和扁挑。可是動身的時候，老張又有點不想走了，他不住嘆氣說：

「要是不打仗就好了！」

老李輕蔑地問：

「爲什麼不打仗好？」

老張說：

「第一，你在外頭，你可以安安心心賣鹽，用不着躲鬼子飛機。」

老李冷笑一聲：

「傻瓜！……我告訴你，就是要打仗才好賺錢哪！平常時候，老是二角買來，二角五賣去，有屁的賺頭！」

老張聽見這話有道理，便也決心走了。老李就又嘲笑他：

「借是不要去吧，炸彈炸着，我可不管哪！」

從湖南到廣東去，路上山很大，林子又多，人少走的時候，就是明知沒有土匪，心裏倍

是難免不怕。所以老李爲慎重起見，就臨時吩咐老張，當心他自己的紙票，最好分成兩處放，一份插進衣折縫里，一份塞進褲子通帶內。老張見事情這麼麻煩，借要一路就心，怕碰見匪，就禁不住嘆口氣說：

「早知路上這樣不清靜，硬是不肯來了！」

老李便罵他：

「你回去你的吧……當真錢是那樣好賺的麼？……老子他們不是常常一個人去，一個人打轉？」

挨一頓罵，老張只好硬着頭皮走去。這時

他們正走在低窪地帶，早上的霧，借沒散去，

稍遠地方，樹木叢莽，都不容易看得明白。只有山泉在什麼地方，暗暗流過，應着他們的足

聲，在嘩啦嘩啦地響。

足下慢慢高了起來，路向高原伸去，週遭

的霧，漸自薄了、散了，太陽光熱辣辣從雲中

射出。樹木稀少，只青綠矮叢，到處都是。其

間借雜有粉紅淡白的野花。路兩邊黃雞婆草頂

多，發出一種好聞的氣味。他們兩人就隨手扯

了幾把，圍在頭頂上遮日光，權當帽子戴。一

路都看見遠處下邊的田野，青綠得很，秧子，

甘蔗，花生，在這五月里，皆正是抽苗發葉的

時候，有戴斗笠的男子，包藍布帕子

的女人，在田地里撒着什麼東西，風一吹過，便有白色

的粉末，像股霧似的，捲騰起來。他們都很熟

悉，這是在撒石灰，老張不禁感歎地說：

「不要多，這樣的田地，只要有它十來畝

，任隨你哪個把金子銀子攤在外面，我都不想了！」

他平素頂喜歡做的事情，便是揮腳拉上大腿，跟在牛屁股後頭，大聲呼叱地犁田；或者是兩隻手板心，吐上唾沫，用力捏緊鋤頭，深深挖進泥土去。又頂喜歡看見一些小東西，撒在黃黑的泥土里，隔不兩天冒出青色的頭來。

老李沒什麼感觸，只一心一意趕路，不時催促老張：

「走快點，今晚趕不上伙鋪，走夜路，我就不敢保哪！」

越過高原地帶，路就繞進山里。一路再看不見種植着的田野，和瓦屋攢簇的村莊，只是前前後後，都是蒼翠的橫樹。太陽有時候躲在雲中，有時候又現了出來。因此，山林便有時候顯得明朗，有時候現得黑鬱鬱的。沒有風吹，就什麼聲音都沒有，光聽見自己的足板，踏在山路上面。起了風時，便有波濤似的聲音，暗自響了起來，聲勢有些嚇人。老張不禁胆怯地問：

「到連州，借要幾天路？」

老李就說：

「總借有四五天。」

「一路都是這樣子的麼？」

「比這險的借多哩！」

老張沒再說話，只嘆一口氣。走了一陣子，又問：

「老李，要是錢給人家搶了，你怎麼辦呢？」

老李就想怨他：

「走你的路吧，你怎麼又想起這些來了？」

老張懊惱地說：

「你不曉得人家心里好難過囉！哪比得你！你錢打失了，你借可以再找。我麼，我就會餓肚皮，又借要逼着還賬！」

老李並不安慰他，反而責備說：

「吡，還有什麼難過頭！我要是錢搶走了，我就去當兵。凡事辱沒不到祖宗老子，都可以做！老實說，只要你有胆子，天底下，什麼地方，餓得着人！」

老張沒有說話了，只是低着頭走路。

約莫下午時分，到了一處岔路地方。那里有着一座息足涼亭，上面覆蓋一根榕樹，背後流過潺潺的山泉。好多過路的人，都要在這里息涼，合着手板，捧起泉水來喝。老張和老李快要走到的時候，看見幾個人，坐在涼亭口上，上身都赤裸着，手里各捏一桿槍。老李連喊不好，老張便掉身往後逃走。但那些捏槍的漢子，眼睛更尖，立即站起來，大聲呼喝：

「不準跑，跑就開槍哪！」

一面借把槍機，拉得克里克納地發響。老李也慌忙叫他：

「你窮人子，你跑什麼哪！」

老張聽見要開槍了，便趕緊站着。一個提槍矮漢子，就向他們喊：

「做什麼的？都給我站過來！」

老李便一面走過去，一面小心回答：

「我們窮人子，都是下力的！」

矮漢子陰險地笑了一笑，就說：

「好，到里面去，我們正要叫人挑東西！」老張嚇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是跟在老李的後頭。走進涼亭，里面坐了不少的人，老張不敢看他們，心里面着實慌張急了，不曉得他們單要他的錢，借要結果他的性命，但那矮漢子並沒有搜查他的衣袋，光是問：

「你今年多大歲數？」

老李就連忙回答：

「他今年二十八！」

矮漢子就對老李從頭到足看了一遍，又問：

「你嘯？」

「我自己小他一歲，二十七。」

矮漢子就掉頭向一個人大聲說：

「他們一個二十七，一個二十八，你翻翻看，昨天跑的那兩個傢伙，多大歲數？」

靠石碑坐的一個人，便出一本簿子，尖起

指頭潤一下唾沫，翻了一會沉吟地說：

「宋生富，倒差不多，只是朱流泗才二十

三歲嘛！」

矮漢子向老李的臉子端詳一會說：

「沒相干！沒有人會駁回的！」

在兩人一問一答的時候，老李看見靠石碑坐的那一位，上身穿着軍衣，顯然是個吃糧當兵的，又望望坐在地下息氣的呢，却又是着各樣離色衣服，樣子馴善，極類莊家漢子，心想

是些什麼人呀？矮漢子向那位軍人講完之後，便對老張和老李，露出狡猾的笑容，安慰他們說：

「跟我們挑東西吧！給你們錢，有天算天！」

老張聽見這麼說，便大為安心些了。他想到，只要不搜查衣袋，無論叫他做什麼，他是沒有不幹的。何況借要給他挑力錢呢。但老李却借有些胡疑，不時偷偷打量他們。

等會，靠石碑那個穿軍衣的，對着手頸子的錶，看了一下說：

「不早了，我們動身吧！」
就吹了一下哨子，大家都絡絡續續站了起來，走到涼亭外面去排隊。矮漢子一面穿上軍衣，一面向遲起來的人罵：

「爽迅點！膠粘着腿子哪！」

那邊亭外，榕樹底下，偕有一些人，合着亭內的，約共四五十來個，排立成雙行走，他們都是穿的便服，也沒有槍枝。另外十多個拿槍的，這時都穿上了軍衣，他們有的打前頭走，有的跟在隊伍後面。矮漢子看一下老張和老李，笑嘻嘻地說：

「跟我們走，包有好處給你們的！」

隨又向帶手錶的，奉承地說：

「這下子够了！……今天真是大吉大利的！」

老張和老李分挑着鋪蓋捲，和兩個挑行李的，跟在後頭。他們都挑得不多，借可以一面

走，一面閒談幾句。老李悄悄問一個穿洋汗衣的挑夫：

「請問老哥，這些人是做什麼的？」

穿洋汗衣的挑夫就責備他說：

「你好蠢囉，眼見是糧子，你都認不得麼？」

？

老李半信半疑地問：

「是糧子，怎麼許多人都穿便衣？」

「嗨，這都看不出來麼？你多看幾眼吶！他們是才徵去的壯丁哪。」

到這時候，老李才完全放下了心。他見這位穿洋汗衣的，不好講話，走了好一會，才又向那位穿補軍軍衣的挑夫：

「你們也是抓來的麼？」

「不是，我們是伙子。」

穿補軍軍衣的，回答得相當和氣。到了晚上，他們四個挑行李的，也息在一塊。老張躺下去，有些睡不着，就小聲問：

「他們糧子甚麼時候放我們？」

穿洋汗衣的伙子，不禁失笑起來。穿補軍軍衣的伙子，就說他：

「你安心跟他們在一塊吧，不要胡思亂想了！」

老李就心地問：

「他們老總不放我們走麼？」

穿洋汗衣的就責備說：

「你們好蠢！這光景都看不出來麼？豈止叫你們挑東西，借要叫你們摸槍桿子哪！」

老張忍不住難過地嘆氣起來。穿補軍軍衣的，就安慰他說：

「你嘆什麼氣呢？你家里借有老人婆娘娃子，放不下心麼？」

老張搖一搖頭說：

「沒有，我們都沒有！」

「這就好了囉吶！」穿補軍軍衣的，帶着羨慕的神氣說：「這年辰，光桿借怕什麼呢？你運氣好，你借會像薛仁貴一樣，做起大事來。」

老張半嚮才說：

「我們這樣的人，那敢妄想別的，只圖規矩短做點小生意。」

穿補軍軍衣的就問：

「做什麼生意？」

「挑鹽！」

老李見老張這回答，就拿眼睛盯他一眼，怪他不該這麼隨便說真話。穿補軍軍衣的，點一點頭說：

「對了，看你們挑的袋籃子，我就曉得你們不是普通下力的。」

穿洋汗衣的，已經翻過身去，又翻過身來，突然問：

「你們帶有多少錢挑鹽？」

老張沒有回答，只是惶惑地看着老李。穿洋汗衣的，就現出打注意的神情，向窗子和門口打量一下，悄聲說：

「有錢就好辦吶！把錢交上去，他們就放

哪。只要你們肯，我敢包，我去跟黃班長一說就成！」

接着又看一一下窗子上，更把聲音壓小了些說：

「昨天跑的那兩個傢伙，你想真是跑掉的麼？有槍，也跑得脫？借不是數了票子！」

「這樣子的麼？」穿補疤軍衣的，現出恍然憐惜的神情，摸一摸前額，嘆息地說，「咳，這年辰，什麼都是錢！」

穿洋汗衣的聽他們一會兒，才警告地說：

「你們要出錢，就趁這兩天出錢好了，一般山裏頭又好跑。如其把人交給上頭點過，你就有翅膀，也難飛起走了。」

老張瞧着老李，非常不安地，搔着腦袋，他希望老李拿出主意來。穿洋汗衣的又說：

「錢不多也可以，有一二十塊也儘够了。」

老張就拿手揪一揪老李，很小聲地問：

「你打算怎麼樣？」

老李仍舊不睬他。穿洋汗衣的有幾分明白了，便拉老李一把說：

「喂，你在想些什麼呀？照我剛才說的辦法，好不好？」

老李冷冷地回答：

「好是好，可是我們一個錢都沒有哪！」

穿洋汗衣的鼓起眼睛看了他一會，才悻悻地說：

「你們硬是要去當兵的麼？……好，一個月後，包你們上火線！」

老李不服氣地說：

「當兵就當兵，有什麼要緊！我們這些窮人子，原來是天不怕地不怕的，說到怕，就只怕餓肚皮！」

穿補疤軍衣的，不禁點一點頭說：

「這不錯！這不錯！……困覺吧，燭快要燃完了，明天借要趕路哩！」

穿洋汗衣的翻過身去，譏笑地說：

「哼，這不錯！……你去同日本鬼子打囉，上去一連人，一下子就光了！」

穿補疤軍衣的吐一下舌頭。老張禁不住抖了一下。老李癡癡着臉子說：

「管他娘的，人該得怎樣死，就怎樣死算了！」

到半夜的時候，老張把老李輕輕推醒，小聲地說：

「我腦不落覺，我心里亂得很！我明天，我要回去。」

老李尖起耳朵，聽一聽身邊睡的兩個伙子，都在打鼾聲，然後才向老張說：

「你把錢給他們，你拿什麼還賬呢？」

老張深深嘆一口氣。老李就勸他：

「算了吧，村子上借不是要抽着你！」

老張想了一會說：

「他們不是說，獨子可以免抽麼？我們兩個又都是獨子！」

老李搖一搖頭說：

「那信不得的，唐村長他們什麼做不出來

！喊聲他要抽你，你有什麼法子不服他！就好比今天的事情，上頭不是出過告示麼？他借不是抓你走就走。」

老張難過地閉着了眼睛。

第二天早上點名的時候，叫到宋生富，矮

漢子黃班長就板起面孔，對老張說：

「你應着，說聲有！以後凡是叫到宋生富

這個名子，你就應着。不要惹不惹。癩不癩的，傻瓜一樣地站起。」

叫到宋生富的時候，又對老李吩咐一番。下午的時候，已經走到一個狹窄的平原里

了。青綠的田野，又重新現在他們的面前。路

是沿着一條河的，河旁邊，就常有唧唧呀呀的

水車出現。夫婦一樣的男女，坐在車上踏着，

將河水灌進秧田去。遠點地方，借有人在撒着

石灰。老張一路挑着担子走，又是羨慕，又是

嘆氣，要不要自言自語地說：

「這個地方的田地，真是肥囉！」

到晚間，到一個城市息宿。早上又起來點

名，點宋生富的時候，老張忘記了，連喊了兩

聲，他也沒有答允。矮漢子就過來打他一記耳

光，然後罵道：

「死蠢豬，你的耳朵搗蚊子去了！叫你聽

宋生富，你都不記得。飯桶，你只配吃飯！」

接着又打了一記耳光罵：

「你記不記得？你姓宋，你叫宋生富！」

老張摸着他熱辣辣的臉子，惶恐極了，不

知怎樣才好，看見矮漢子的巴掌又要打下來，

清 晨

彭燕郊

每天清晨

當太陽把金黃的光芒交給大地
 夜霧就慢慢地向林子的末尾隱退
 初醒的原野就蠢動着萬物底生的意
 慾了
 露水愛嬌地在草芽的懷裏歡躍着
 茅房也新鮮地吐出馥郁的稻草香…
 我也總是那樣地
 總是好像看到
 大地是在慢慢地睜開她睜睜底雙眼
 是在慢慢地翻轉着她底碩大無比的
 孕婦般臃腫的身子……

於是我就更加忘情地徘徊在田野裏
 我老是聽到這些我常常聽到的聲音
 我是已經和這些聲音結下了不解的
 緣分呵
 栗子樹上的知更雀老是那麼嘈囂地
 叫着春天來了春天來了春天來了…
 那裏人老是用同樣的聲音吆喝着牛
 轅往田間走去……
 那小販老是吹着永遠也不使自己煩
 厭的口笛往市場走去……
 流水底淙淙的濺聲和戰馬底
 霍霍的蹄聲也從來沒有間歇過一次
 而且在我底傾聽裏從來不會遺誤的
 是那個跳上山坡的小號兵底鼓起
 的嘴頰所吹出來的
 喊我們去晨操的親暱而熟稔的號音
 在鳥底歌水流底歌草木底歌陽光底
 歌人民底歌戰馬底歌的
 複雜然而和諧的合奏裏
 立刻又灌進我們在草場上所發出的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的呼喊聲
 以及那一步跟緊一步的
 擦沙擦沙擦沙……的足步聲
 以及那不時地迸發出來的
 優秀的射擊手底勝利的笑聲……

——這是何等優美的
 早晨底中國的讚歌呀……

才勉強畏縮地回答：

「記……記……記得！」

等下叫到朱流泗的時候，老李答允了，但
却答允得很小聲，而且很含糊。點名的就立刻
鼓起眼睛瞪着他，沉着氣問：

「怎麼這樣答允？你不願意麼？」

老李竭力忍着惱怒的聲音回答：

「長官，不是我不願意！我叫我當兵，我
就當兵！你叫我打日本，我就打日本，我不敢
說半個不字。只是我姓李，我父母祖宗老子都
姓李，我叫李長設，我不能跟他姓朱的一塊姓
，就是我媽在，我媽嫁給姓朱的，我都不能跟
他姓，借要叫什麼豬牛屎！」

老李越說越禁不住氣忿起來。點名的長官
，大大同了火：

「揍他！這混蛋東西！第一次就不服從，
也講道理，我也講道理，一天到晚婆婆媽媽的
，借能帶屁的兵！」

半響，老李才忿忿地說：

「當兵借講什麼道理？服從第一！要是你
，借能帶屁的兵！」

神情，深深嘆氣起來。

借講什麼當兵打日本……簡直是造反！」

矮漢子黃班長走了過去，就對老李猛踢一
足，一面氣勢虎虎地罵：

「揍死你這個土匪！」

另外借而一個班長也跑來拿拳頭幫着打。
老李挨了打後，便回到他們四個挑行李住
的屋子。穿補軍衣的，憐憫地看着他，一面
嘆息地說：

「你怎麼不想一想，你去雞蛋碰石頭！」

老李恨聲切齒地說：

「難道不讓我講一講道理麼？」

穿洋汗衣的伙子，便裝模做樣地說：

「當兵借講什麼道理？服從第一！要是你
，借能帶屁的兵！」

，就帶着惋惜的樣子說：

「咳，是的，可惜太遲了！」

老李低下頭，咬着嘴唇，一聲也不響。

老張把鈔票塞進通帶去，一面現出要哭的

神情，深深嘆氣起來。

「早曉得這樣子，我不如出點錢好！」

老張巴不得他說這句話，立刻解下他腰間
的通帶，取出鈔票來，一面眼淚含含，感動地
說：

「是的！早就該出一筆錢了！」

跟着就把錢遞給穿洋汗衣的。穿汗洋衣的
立即拉下兩邊嘴角，現出輕蔑的樣子，冷冷地
說：

「蠢死囉，在山里不聽我勸，現在城裏顯
，借來個球哪！」

隨即把手一揮，走了出去。穿補軍衣的

，就帶着惋惜的樣子說：

「咳，是的，可惜太遲了！」

老李低下頭，咬着嘴唇，一聲也不響。

老張把鈔票塞進通帶去，一面現出要哭的

神情，深深嘆氣起來。

民族傳統與世界傳統

石 濱

——民族形式問題中的一個問題——

「五四」的文學革命運動割斷了文藝的歷史傳統，因而沒有把舊文學的遺產與它底讀者繼承過來，使文藝植根於廣大的人民基礎上，這是中國新文藝運動不能掩飾的一來大缺點。觀念論者和有着觀念論傾向的理論家，將責任推在新文藝作家的肩上了。在特定的文藝運動中，主要的作家底主觀力量，對於這一運動的進展，確會起着重大的作用，世界文學史中昭示了不少這樣的範例。然而，文藝運動是不能軼出社會發展的法則的。中國的新興市民階層不能完成自身底歷史使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質所決定的。西歐的市民文學是站在相當高的文化水準上，而且有着當時先進的哲學思潮。中國的市民階層在相當頭來，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已到了沒落期，資本主義的文化塗上濃厚的空虛、神祕、庸俗的色彩。接受文學上民族的優良傳統，首先是要經過批判的。「五四」當時，科學方法論的運用，對於中國是十分生疏的。用市儈哲學——實驗主義整理中國舊文學，反為舊文學所整理，接受文學上的傳統，只能成爲一種夢囈。因此，新文藝不能澈底地否定舊文學，兩者之間的矛盾，中國市民的代表人是不能解決的。

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爆發之後，在建立民族形式的呼聲中，接受文藝的民族傳統，是現階段文藝運動中一個客觀的要求。這一要求，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一個現實的可能性。首先，中國的市民不能澈底地反封建，是一種歷史的脆弱性。這表現在在文藝方面的，是舊文學還佔有堅固的據點與擁有廣大的讀者。現在中國是在更大的基礎上

與更高的階段上反封建，因而批判地繼承舊文化（舊文學當然也在內的優良傳統，是有其社會基礎的。其次，雖然新哲學運動到今尚未廣泛與深入，使用科學方法論這一武器還不純熟、靈活，但運用新哲學的最高成果（當然也是指目前而言）來處理中國文藝遺產，已經成爲一條決定的途徑了。

繼承民族傳統，並不是復古。目前我們的理論確已——同時也只是——達到了這一水準：民族傳統，不僅是指歷史悠久的舊文學和現有的民間形式，而且也包括着「五四」以來的的新文藝；同時，一面繼承民族遺產，一面更不可忽略了接受世界的遺產。對於民族傳統，當科學的研究解決了接受什麼、如何接受之後，舊文學——詩、詞、曲、劇、章回小說、歌謠、小調、鼓詞、彈詞、傳說與神話……的結構、表現方法與風格、優秀的語言（小說裏的）、旋律（舊詩裏的）、體裁的多樣性……等，都可作爲新文藝作者的學習對象。新文藝運動雖然沒有建立起一種大眾的文學，可是貫串着這一運動的，畢竟是堅韌的戰鬥精神，與中國的民族解放鬥爭有着血肉的神聯，在中國革命運動中起了重大而光輝的作用。「五四」的文學革命運動奠定了新文藝的基礎，五卅的的革命文學運動爲它拓展了廣大的活動領域，抗戰前後的文藝運動——普及與提高運動，開始把新文藝植根在抗戰的大衆之中。從現在看來，新文藝也是一種民族傳統。建立民族形式，倘使割斷了新文藝的傳統，就好像文學革命運動時割斷了舊文學的傳統

一樣。中國的新文藝常受世界文學的影響，忽略了世界的文學傳統，就等於忽略了真的文學。新文藝必須在世界遺產中學習取材、表現、創造典型的方法。

歸結起來，對於繼承傳統，我們的理論已把握到了：

1. 不熟悉則接受民族的文藝傳統，就不能創造偉大的不朽的民族文學。新文藝要清算、繼承、溶化、發揚舊傳統。
2. 民族傳統也包括五四以後的新文藝，而且新文藝運動必須與傳統的民族文學取得有機的聯結。
3. 接受世界的豐富、進步的文學遺產，將中國的舊文學與新文藝加以綜合與提煉，在學習世界偉大作家的過程中，提高自己的創作能力。

我們的理論家到這裏便戛然而止了，似乎問題的全面已經觸及，而且也都得到了原則上的解決。實際上我們只走到了問題的邊緣。假使我們以現在的理論成果為滿足，對於形形色色的機械觀點將無從加以批判。首先，有人認定世界傳統與民族傳統是兩件不相關聯的東西，因而繼承民族的或世界的遺產，也是個別的、不相依存，——至多是平行——的工作。接受世界傳統對於接受民族傳統的具體影響與接受民族傳統對於接受世界傳統的具體影響這些問題，是被輕輕地放過了。其次是把世界傳統看作單純的外力。外力對於事物的發展雖能發生推動或阻礙的作用，但並不是它底構成的部分。把世界傳統作為外力看，結果不是輕視它——世界傳統，否認它與中國新文藝可能而且必須發生血肉的關係，就是認為接受世界遺產是發展中國新文藝的唯一因素，放棄了對於自己民族的文藝傳統進行批判、揚棄、繼承、發揚的工作。在這裏，兩條戰綫的鬥爭顯然地是不容遲緩的。再次是主張以自己的民族傳統為主，用世界遺產來彌補中國文學的某些缺陷，這無疑地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論在文藝運動上的復活。

沒有克服形而上學的觀點，世界傳統與民族傳統的關係這問題將永遠不能得到確當的解決。

光未然先生說：「……這當然不是說不該愈大愈多的接受外來影響，而是說接受過來以後，還得消化，還得和自己的文藝傳統銜接起來，就是說，要站在自己傳統的基礎之上來接受外來影響，用外來的營養來加速自己傳統的發達過程。」（「文藝的民族形式問題」文學月報第一卷第五期）又說：「……至於藝術（無論它的內容或它的形式）的國際性，祇是意味着它的相對的統一，不是絕對的統一。相反地，祇有盡量發揚各民族的特色——內容的多樣，形式的多樣，風格的多樣，才能使國際藝術的總體豐富起來。失掉了文藝的民族性，忽略了民族形式的作品，首先便在自己民族中間立不住腳，還談得到對於國際藝術的貢獻嗎？因此，愈是強調藝術的國際性，愈是應該發揚民族性，在各民族特色的發揚與互相滲透的過程中，才能創造統一的國際性的藝術。」（同上）

光未然先生的說法，大體上是正確的，而且可以代表目前一般的意見，只是沒有把民族傳統與世界傳統或文藝的民族性與世界性這一內在關聯的核心問題加以徹底的解決，沒有決定抗戰文藝——特別是創造民族形式這一運動的基本路向。

文藝的民族性不能失掉，文藝的民族形式的作品不能忽略，文藝的世界性並不意味着絕對的統一（根本上宇宙間沒有絕對的統一），都是無可懷疑的。現在我們的任務是要闡明文藝的民族性與世界性是如何對立地統一着，文藝的民族傳統與世界傳統是在那一種的具體條件下互相滲透着，在世界文學的形成過程中，民族性將怎樣被揚棄着。

在文藝中，世界各民族都表現着它底民族的特質。當然，決定中國的民族特質的是中國歷史的特殊發展法則，是中國文藝的特殊發展法則。但今天的世界歷史不同於過去任何時代的世界歷史。當歷史發展到有結合全世界的必要之時，各民族的文學就必然地發生了交互的關係，而且用極高的速度向創造世界文學的行程上前進。只有在這樣的具體條件下，民族性成立了——一成立就被揚棄了。文藝底民族

特質和它底世界本質，是有着內在的關聯。各民族文學發生相互關係，漸漸形成世界文學，是特質向本質的推移。在世界文學的形成過程中，民族文學是具有世界內容的。歷史已到了結合全世界的時候，而中國的民族解放鬥爭又含着極大的世界意義。是世界發展進步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因此，中國的新文藝具有世界的內容，是世界的與中國的歷史底發展的結果。可是，內容是在形式中發展的，形式是內容存在的機構。現階段中國現實的內容要求一種適合表現這一內容的有着民族特質的民族形式，換句話說，中國文學所具有的世界內容要求着中國的民族形式。形式是由內容所決定，有着民族價值的民族形式，這樣也取得了世界的價值。內容發展到了某一階段時，必然突破了它底形式；文學底世界內容將突破了它底民族形式；我們創造民族形式，同時也就是揚棄民族形式。我們爲着新文藝的革命的、世界的內容而創造着民族形式。民族形式的創造，不僅是形式問題，而且是內容問題，不僅是民族傳統的繼承問題，而且是世界遺產的接受問題。民族傳統包括「五四」以來的新文藝，則繼承民族傳統中又有接受世界遺產的問題。只有對於民族形式依存於世界內容的鬥爭過程之理解中，文藝上的世界傳統與民族傳統在現階段的內在關聯，才能得到科學的說明，民族形式的創造問題才得到了適當的解決。

繼承世界傳統，不是單純的創作上的問題，它不能不關聯到文藝運動的全部過程與整個領域。中國新文藝的開展，需要一種健全的文藝理論作爲基礎與指導。這種理論，是不能單從民族傳統的繼承中建立起來的。中國的新文藝必須而且必然具有世界的內容，在這裏又看到一種證明。「民族形式、革命內容」，要貫串着新文藝活動的整個過程，但最主要的，要通過創作過程。創作不祇是表現的問題，同時也是認識的問題。作家必須對於在運動着的、發展着的事物有着形象的認識，看到當前文藝運動的全面與遠景。現實主義是積極的、戰鬥的，充滿着強大而又深刻的思想力，文學的成功，在它——文學——底廣度上，極端需要作家的文化力量。中國的民族傳統還不够培養與提

高創作者所必需的力量。把世界文學——乃至文化——上的優良傳統吸引到中國的新文藝裏成爲自己血肉的一部分，在創造「民族形式、革命內容」的文學底過程中是不能被忽略了。

現在是世界有歷史以來最充實的、最偉大的時期，人類在宇宙間的活動日益擴大，我們的共同生活正在創造着更合理的形態，對於文藝提出特別高度的質的要求，文藝已變成雕塑新類型的典型底最重要一種工具。中國抗戰中的人物與事象，大概都是世界性的。處理了這全世界的歷史主題，創造典型，讓全世界通過它而反映出來，表現出來。全中國是在活動與戰鬥中，在活動與戰鬥中表現人物與事象的手法，必須在世界的遺產中去學習、攝取。把握過去世界文學中藝術技巧的高度，把自己的表現技巧提到古典作家與現今巨匠所站的高峯上，學習爲全民族與全世界而寫作，是中國新文藝底民族性的與世界性的任務。

簡 短 家 作

××我見：

實在非常內懶，你的來信直到現在作覆。在此我希望朋友們少罵我幾聲。第一，「抗戰文藝」雖爲會報，實際上從發稿、校對，以及買紙，做鋒版，凡事全是我一個人在那裏亂兜圈子。第二，我兼編一個日報的副刊，每天要發出四千五百字，而且至少要分成三段短文，這就逼得我頭昏眼花。第三，我住在文協，每天都有人來聊天。因此，朋友們的來信常常幾個月覆一封，連自己也覺得太不成話了。

代「現代文藝」徵稿事弟嘗試一試。叢書方面或可介紹幾種，不知性質是否限於小說劇本等大型創作，如散文、報告、雜感等小型作品，不知也需要否？

烈文兄近况如何？便中代爲問好。此間近日天天警報，每次皆在七八小時左右，中飯已可廢除，倒頗合乎「縮食」原則。草草

崑崙 文安

弟蓬子上 五月廿八日

七月獻詩

彭燕郊

用我們底勇猛的爭戰所建造的
用我們底不死的信念所支柱的

憑着亮麗的陽光底寄與
憑着高朗的笑聲底啓示

七月又來了

我們驕傲我們生爲中國人

昂着不屈的頭

從七月底燦爛的原野跨行過去

我們是歡欣而豪爽

七月

是比所有的佳節都更美好的節日呵

我們有比奔馬更驟疾的

直趨向前的身力

我們底不羈的雄心

像鮮明的雲霞一般

自如地航行於無極的高空

飛舞着並且唳叫

我們底純真的企念

恰似那翱翔在大海上白鷗

對於明日我們底新的土地

我們有最豪奢的期許

最綺美的抱負



博施夫人

陳 落

一九三七年冬天，那時北中國和長江流域的戰爭正在劇烈地進行，我却因爲一點小小的事故，還留在已經改稱爲「北京」的西城一家冷落得快快要關門的公寓裏，消磨着寂寞的、厭煩的、彷彿無窮盡長的日子。院子裏站着兩株禿禿的、比屋頂高上一倍多的槐樹，它們也傳染上了整個城市的空氣，顯得特別枯萎和蕭條。只有胡同裏的小販的尖長的呼嘯和討厭的老鴉來劃破這水平似的環境，使人們還記得自己是存在於人間而不是活在一個荒島上。

一早晨，當我正在用一把破芭蕉扇扇着煤球爐的時候，第一個來和我招呼，問或貢獻我一點生火爐的方法是公寓掌櫃。他左手捏着一尺多長的烟桿咳嗽着，照例遞給我一份當天的「實報」，那是他已經看過了。他那一年到頭綳緊的臉從沒笑過一次，至少我沒有看見過。那件從來不下身的老棉襖散發着油膩、煙草和腐爛的氣味，他兩手顫抖着，隔一兩分鐘就要劇烈地咳嗽一次。

「上海又完了。」他瞟我一眼，自言自語地說。

「是麼？可是那也在意料之中的。」我慢慢地回答着。爲了可怕的、蝕人的生活，我也變得沉默寡言起來。我和這位早先當過軍人，現在依靠着房子生活的掌櫃不大談話了，有時故意閉上一天嘴，恰像跟誰生着氣似的。

他走了。憂鬱抓住了他全身。病態的敏感使他避免着一切可以引起不快的談話，今天他顯然不能從我這裏探聽到什麼新鮮的消息了。

我帶着厭惡的心情翻着那份慣於造謠的報紙，與其說是想得點新奇的戰局情況，毋寧說是消磨時間還更確當些。突然間下列的一條廣告吸引了我的注意：「美國人，在華多年，教授英文會話。學費從廉。住西直門內××胡同×號。」

完全是出於那時候無比的寂寞，我竟心動了。爲什麼不趁此機會學習一點東西呢？而且也許花不了多少錢。我這樣想。

那天下午，我買了冬天常有的風沙去訪問我未來的教師。那地址是在一條寂靜而偏僻的

我們底路
並沒有盛開月下香和茉莉
琵琶和玉笛
也不向我們吹奏
許身給今代底酷烈的鬥爭
我們固執地堅定
愛鬥爭給我們的磨難
像赤鉄喜悅地讓爐火燃燒
爲了那最美好的願望
那比任何幸福都更誘人的
勝利的明天呵
向今天的苦難
咬一下牙根吧，敲一敲鼻子
行近到榮耀的新土底邊陲了
面向輝煌的第四年代
我們威武地突進
我們底森嚴的堡壘
永遠聳立於
自由與正義的第一道防綫
我們底七月
像一個無敵的巨人
高舉着熊熊的火炬
在燭天的金焰底通明的照射裏
做闊的新生底
少年中國的遠景
在向着我們
招手呵

胡同中，從新街口往北再轉西走，幾乎達到城牆底下才算找到了。屋頂上豎起一面給北風吹得發抖同時辟辟拍拍亂響的美國旗。

房子是可以歸入古老的一類中去的，至少也有六七十年以上的壽命。門大開着。進門一轉灣便看得見東西兩邊空着（因爲不打掃而堆積滿了塵埃和蜘蛛網）的四合房。靠近大門的南房，早先原是做門房的，現在也改成廚房和僕人的臥室了。因爲沒有人招呼，我便一直穿過院子去打北房的門。

一個六十多歲的外國老太婆打開了門。皺紋佈滿她的前額和兩頰，一張普通老太婆的嘴脣動着，可是眼光却不輸於年青人的銳利，它透過老花眼鏡打量着我，好像要從我臉上分辨出一個替她辦事務交涉的商人還是一個學生。可是她到底相信我將做她學生的主顧了。

「Come in, please.」

我跟着她走進暖和的房間。那是兩間兼作書房，應接和教室的屋子。四壁裝飾着中國字畫、相片和刺繡品。一只大洋火爐已經烤熱了房屋裏的空氣。那用布幔遮掩住的內室一定是她的臥室。

她指給我一張挨近火爐的椅子，她自己仍舊坐在一張還在搖擺着的搖椅上。她開始詢問我，是否看見了廣告才來的，想學什麼，學過了英文沒有。我一一答覆了之後，轉問她是否能說中國話。

「是的，我來中國有十九年了。我怎麼不能說中國話呢？」可是她說這句話時還是用英語說的。

「那麼你能把英語裏面的成語、俚語譯成恰當的中國話嗎？」

「一定的。」她睜大了眼瞓我，彷彿我的問題只是一個愚蠢的問題。

我表示了滿意。她從書桌上取出一張名片交給我。正面是「博施夫人、美國、××教會。」反面是英文。

「在我這裏學習的都是四塊錢一月，一星期兩次。最便宜的學費。」她自負地說。突然她問我：「你叫什麼名字？」

「陳××。」

「那不好。我這裏的學生都不是這樣稱呼的。每人我都給一個名字。你看：喬治張，瑪麗王、愛德華朱……那麼你叫霍華特陳吧。」

她處置這事情的隨便和熟練的態度使我吃驚。可是我到底答允下來了。「好吧。」

我第一次去上課，那是兩天以後的事。她熱烈地招待我。她讓我去坐那前後搖擺的搖椅，可是我拒絕了，我不喜歡那玩意兒，它會叫我頭昏的。

她同意了我的提議，就是什麼書都不用，只是依靠相互的談話來增加我說話能力，她幫助我校正發音和其他的錯誤。正在談話的時候，博施夫人的僕人進來了，他兩手捧了一大塊牛油，告訴他的主人是用好多錢買來的。博施夫人把牛油翻過來看了一看，便冒起火來。她用一連串的中國話咒罵起來，迫得那受了驚的僕人往後退了兩步。那中國話簡直和土耳其話那樣難懂。

「天哪！那樣的中國話不知道那僕人是怎樣和她相處下來的。」我默默地想。

她像病人那樣跌入搖椅，閉上眼睛，一前一後地舞動雙腳。僕人像貓一樣的輕輕地溜出去了。這樣不言不語的沉默了有兩分鐘。

「是的，世界上說謊的人太多了。上帝會懲罰他們的。」她睜開眼睛，瞟了我一眼，說：「他偷了我的錢，却否認說沒有。上帝知道的。」

她嘆了一口氣，接續下去說：「教育是重要的。在美國，在加里福尼亞，每一個人都受教育——每一個人。」

「你是加里福尼亞的人麼？」我企圖把話題轉到另一方向。

「是的，我生長在那裏。」

「那麼爲什麼你有一個德國姓呢？」

「我的丈夫是德國人的後裔，呵，願他在天之靈平安，他已經過世了二十年了。他的祖父從德國遷移到美國。可是我的丈夫已經是一個完全的美國人，一個真正的美國人。」

這個話題引起了她久遠的回憶。她的眼睛又緊閉上了。彷彿是太平洋東岸的加州又回復到她的記憶之中。那裏明亮的陽光照耀着人們的眼睛，紅潤豐肥的水菓放出甜蜜醉人的芬郁。那乾乾的嘴唇移動了，漸漸地笑了起來，像一個做了愜意的夢的姑娘那樣。

「在我二十歲的時候，我和博施先生結了婚。那時候的生活是非常愉快的。想想吧，一個美滿的家庭，我的丈夫在信託公司有一個高尚的職業……呵，可是你結婚過沒有？」

「還沒有呢。」我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你應該有一個妻子，但是在結婚之前，你一定得有一個職業。是的，那樣才算是幸福的生活。所以你必须學習英文。在我這裏學英文的都能找到滿意的職業。譬如愛德華米，他

收穫

郭風

大路上

笨重的牛車

推來收穫的季節了

今天，我是歡喜

用快活的眼淚

來迎接從戰爭裏

掙回的日子

秋天來了

沿着山谷站立的

楓樹，跟我們一樣

醉醺了臉呵

我把酒杯放在田塍上

又彎下腰來

割一束

金黃色的稻子

那邊，人家真是

手快呵，牡牛又

犁着黑色的土地了

因爲，今年節季

來得較早，要播下

冬麥的種子呵

只學了三個月，他現在有八十元一月的薪水。」

「可是我學習英語的主要目的是爲了看書。」我抱歉地說明我的意思。

她吃了一驚似的凝視着我，好像聽了從來沒有聽過的新奇學說那樣。她緊閉着嘴，搖起頭來。

「無論如何，最緊要的你必須先要有一個職業。現在有許多人都再學日文，我敢確定她們都要失敗的。日本人是一種狡猾的，偏狹的民族。」

「你對這次戰爭是怎樣的看法？」我試探着問。

「我愛中國人。我在中國住了十九年。」

「中國會得到最後的勝利嗎？」

「聖經上說，站在正義一方面的終必獲勝……」

突然之間她不說下去了。她的閃爍的眼光洩露了她的疑懼，難道是一個偵探嗎？她接着問我有沒有進過大學。

「中國的大學教育是失敗了。我教過一個大學生，他讀的時候從來分不清L和N的音。」

「那是他生長的地域的關係，他們說中國話時也分不清那兩個音的。」

「……」她搖搖頭，表示不信任我的解釋。

正在這時，一陣紛擾而帶着咒罵的糾紛爆發在廚房門口。那是僕人兼廚子的可憐男子和販賣白菜的鄉下人爭論。他口口聲聲用外國人來威脅對方，鄉下人却大聲地說外國人也是要講道理的。博施夫人忽忽地架上老花眼鏡，跑了出去，她的那軍士式的長統皮鞋發出格格支支的叫喊聲。

有一次，我們談到文學。她問我也愛好美國的作家嗎？

「是的，」我回答，「我非常愛好美國的作家：伊爾文、坡、辛克萊、布克夫人……」

「布克夫人？是的，她寫得很好。一個天才的婦女。但是她和布克先生離婚這一件事是做錯了。這一點把她毀了。」她表示惋惜地批評着，拍拍她身上的灰塵，彷彿那灰塵就等於布克夫人的品行。

我把每天的生活告訴她：怎樣煮飯、什麼時候去圖書館、讀些什麼書。

「你去圖書館麼？替我借一本布克夫人的書吧，要最近的。」

當我下一次空着手回覆她的時候，她嘆了一口氣說：

當太陽第一道

金光，照在

鳥巢上的時候

我們便起來了

我們從頹坍的茅屋裏

走向廣闊的草原

在這裏

在我們祖先

交代下的土地上

用我們的血

用我們的動勞

播下了穀粒

播下了永恆的祝禱

呵，在睡夢中

我們也不能忘記

祖父的囑咐

和父親的辛勤

多少年代了

從遠古的祖先

我們便住居在這裏

和未開墾的草原

鬥爭，把野獸

驅上了山林

我們最初的祖先

便成爲這塊土地的主人了

多少年代了

我們一代一代的

「現在什麼都變了。早先我只要簽一個名，就可以借兩本書。」她向大洋爐裏添着煤，鏟子發出叮叮噹噹的響聲。「在戰爭以前，我有八個學生，現在我只有兩個。雞蛋也貴了，一毛錢只買到兩個。」

「聽說是駐在鄉下的日本兵把雞蛋吃光了。」

她用力關上火爐的門，發出砰的一聲。火爐裏的新煤嘩嘩剝剝的亂響着。一絲絲窒人的煤氣從罅縫裏滲出來。她繃繃眉頭。

「你有一只大洋爐麼？」

「我沒有買。公寓的掌櫃借給我一只煮飯用的小煤球爐。」

「呵，天哪！你用小煤球爐麼？你……呵，太危險了。那會悶死人的。」她慌亂地喊了起來。爲了要證明這一件事的可怕，她講了一個自己的故事。「說起來是六年以前的事情了。那時候我住在東城。也是冬天。我病着，躺在床上動彈不得。僕人給我生上火爐後出去了。我覺得有點悶熱，咳嗽起來。漸漸地我呼吸不便，頭腦沉重，那種悶人的窒息！天哪，我昏迷過去了，和死去一樣。要不是上帝催促我的一個學生來救我，我就不會醒過來了。天哪，真可怕！」

她的雙手顫抖着，滿佈皺紋的臉部癢癢着，重重地吸了一口空氣，彷彿她現在還在六年前的窒息之中。她靜靜地躺在搖椅上養着神，眼睛注視在掛在樑上的一盞純粹中國式的燈罩上，有幾分鐘沒移動一下，顯然的這個可怕的故事把她引到另一個環境或幻想中去了。

「你是一個基督教徒麼？」

「不是。」

「上帝主宰着一切，你爲什麼不信基督呢？」

接着她講了一個故事。她有一個隣居，一個貧窮的中年婦人。她篤信佛教已經幾十年了，可是始終在不幸和痛苦之中。丈夫在高麗人的白麵館里抽白麵，兒子成天在日本人的遊藝場里賭博，不務正業。她自己呢，病在床上，連吃的東西都沒有一點。後來博施夫人知道了，去看她，送東西去；爲她祈禱。沒有幾天病就好了。她現在是一個快樂的基督徒。因此她得出了一個結論：人必須相信上帝才能快樂。

「譬如我吧，丈夫死了，兒子和女兒也死了，我一個人在外國傳教，我是快樂的，心裏非常平靜。」

這回我離開的時候，我已經出了大門好幾步了，她心急慌忙的衝出來，叫我回去。她鄭

過了下去，沒有

離開過這兒

土地是肥美的呵

原野的每根草

每一點泥土

都和我們發生了愛戀

誰不垂涎我們的土地呢

在盆地的外圍

翻過重疊的峯巒

像黑的風暴樣

那異族的竊賊們

要攫奪我們的土地

要衝過來了

於是我們執着馬銜子

執着蕭蕭的旗幟

馳騁在山崗上

保衛我們的土地

現在是秋天了

我們要趕快割下

金黃色的稻子

收藏在

祕密的倉子裏

今年，稻草不要

浪費去呵，要愛惜些

因爲我們的馬匹

不能任牠在外面

喫着野草呵

重地交結我一本天藍色布面，精裝本的「新約」。她撫摸着我的肩膀，帶着譴責和教訓的口氣對我說：

「仔仔細細的看完它，它將引你到光明的路上去。這個星期日上午你來參加我們的講道，我將介紹另一位學生給你認識。」

我照着約定的時間去了，因為候電車候久了，比平常稍為遲了一點。屋子裏只有她一個人在無聊地按着風琴。

「我沒有來晚麼？」我抱歉着說。

「沒有，可是另一位却失約了。中國人喜歡說謊。」她板着臉回答我。

這句話刺了我的心，雖然她罵的並不是我。我沉默着。她還是坐到那張搖椅上，擺盪着。她的眼光固定在自己的軍人皮靴上，憂鬱地沉思着，好像受了不能抵抗的侮辱一樣。那乾乾得鹹魚似的嘴顯得可怕而陰沉。

「一個姓張的學生也欺騙了我，」她嘆一口氣，開始打破我們之間難堪的靜默。「戰爭開始了，他不能回家——保定——去。順便說起，他的家境是很窮的。那時候我可憐他，叫他到我這裏來住。我供給他燈。」

她指給我那被姓張的學生住過的房間。那是三間東廂房裏面的一間。模糊的紙因為年代的剝蝕，不但顏色變成煙薰過似的那樣黝黑，而且破爛得成爲一條條的紙片了。一陣北風吹過，便嘩啦嘩啦的呼嘩着。現在已經被改爲貯藏煤屑和煤球的場所了。

「是的，他是一個勤快的學生。他很早就起來讀書。可是他欺騙了我。後來戰爭移到南方去，火車通了，他說要回家去看看。自然那是上帝贊成的。我答允了他。臨走的時候他說至多兩星期就回來，而且歸還我的房錢和學費。天哪，他走了，兩個月過去了，還沒有回來，連一封信都沒有。」

她講述的時候，還拍着手，來增加她的鮮明生動的描寫。可是不久就開始呻吟起來，面色發白，這事情的回憶激動了她，一種像寒熱性的疾病彷彿在襲擊着她。

我撥弄着爐火，讓沉默來鎮靜她的興奮。

「很可能是他病了，或者捲入戰爭中去了。」我在她張開眼睛的時候替他辯解。我想在幻想之中給她一點希望。

「那也是可能的，」她如有所悟地說。

交白卷的 高崗

他說豐碑記載不了他的善行

(假如有一「善行」的話)

把文字彙集起來

又怕後世疑作一把毒藥，

「好吧，讓我走！」

頭髮一掠，他走得那末痛快。

也有人把這張紙描得五彩八色的，
(假如人生如一張紙)

可是儘有人交上張白卷。

他說：「白卷就是填得挺滿的。」

其實世界上

也真有交了白卷的人嗎？

烙下過多少辛勤的足印

當風雨之夜的土地上

就都要顯現出來了。

愛撫的手會

撫摸過多少

被微塵得羸薄的脊梁

有這麼一個大算盤

來撥盡他的熱忱嗎？

屋子外面的北風呼呼地吹着，院子裏面的槐樹葉隨着旋風飛捲起來，在屋頂上面飛舞。門口的美國旗冷得只簌簌地打戰。

「快到聖誕節了。」我計算着日子。爲了鼓勵起她談話的情緒，我預先給她一個虛空的祝語：「希望你有一個快樂的聖誕節和新年。」

她的眼睛發着光亮，顯然是興緻好了起來。她也祝我有一個快樂的聖誕節。她的她好像在無意之中想起了一件事情。她拉着我的手，走到書桌旁邊，要我去看她在過去收到的聖誕節禮物——字畫和刺繡。

那些東西完全是釘在牆壁上的。靠近書桌的牆上掛着的是一幅中國山水的刺繡。那是一幅比較精細的刺繡，雕刻刺繡的技術並不高明。其他是一些以琉璃廠搜集來的隋品名人字畫和顏色鮮豔燦爛的水彩畫，一看就知道是中國學生的傑作。

博施夫人一件件的指給我，一邊努力在腦子裏搜索着贈者的姓名。

「這是喬治張……啊……不……是瑪麗王送給我的。」

「好極了！美極了！」我讚不絕口地誇獎着。

「這些，都是我的學生送給我的。」她非常愉快地說着，臉上有着稀有的光輝。這一種喜悅的情緒，一直繼續到我的告辭。我還清楚地記得她當時的約言：

「我希望你在聖誕節那天來參加我的慶祝，而且在這裡吃午餐。」

但是我並沒有如約，因爲在聖誕以前，我就得到回到祖國的懷抱中來呼吸的機會，準備着與我相處五年的古城離別。當我特地去博施夫人那里去告別時，最初她有着一極大的驚訝，隨後却一字一字的說道：

「你也要去了嗎？——和那個姓張的學生一樣——現在，你也要去了——」

「是的，因爲祖國需要我……」

「好，」她惆悵地說：「你們都離開我——我一個人在這里，到處都是白麵館，連雞蛋也買不到的地方——你去，聖經上說：『被虐待的必站起』——我愛中國人，我在中國十九年了……」

這樣，我和她分別了。幾天後，我踏上去香港的輪船上時，想到那個良善的博施夫人，寫了一封信給她，那上面說：

「——我已經重踏上祖國的土地，願你和我一樣快樂。」

真的，他去了，一個擊雷的驚午。

因戰鬥而成長的子民啊，多餘的憫情讓它朽爛，

他沒有遺言，

除了交下的那張白卷。

立刻山嵐似的

人衆匯流了成河江，

依然是那張白卷。

散開去吧，

留下的遺言要你們自己的耙犁去播發，

要爲抗爭的槍聲噴射不斷

當你們撫育那些幼小者的頭顱。

即使腰骨都將折斷了

那麼，讓它響得宏亮！

散開去吧，

惟有交白卷的人

是披肝瀝胆的了。

莫推測後世會有一隻手

隨便填上些欺惑的字眼。

惟有交白卷的人

才聽憑你修上任何字句

他只默然，

——有他的胆魄！



爲了單調的原故

司馬文森

有將近二十天，我們是在一種隱居式的單調的生活中過着。

住的既然非常不好，（只有村莊中的舊廟宇或農家牛棚，）吃的也因為地方窮困，好東西買不出來，以致弄得非常之粗糙，加上我們這一批老爺本來是住慣了大城市，吃好住好慣了的，像這樣吃不好，住不好，睡不好，吃了就睡，睡了就吃的的生活，怎不感到單調呢？於是乎，雖然僅僅只有二十來天光景，便個個感到生活單調了。

現在再說到我們這個團體，它從外表看來雖是一個軍事機關，女職員却不少，只主任什麼的室內專司接電話的服務員就有十來個，世因為是從廣州倉皇撤下，一則在鄉下沒有那麼多電話可接，再則女人行起軍來也不怎樣方便，因此大半都遣散了，隨軍出發的只有三個。三個女人算什麼，再多再漂亮也看見過，但因為現在是在鄉下，而且是爲了單調的原故，這三個人便成爲一百幾十個工作人員心中的一「明星」了。不過在這三個人中，被注意的分量也各有輕重不同，比方第一個就沒有一個敢去動她一下的，因為她眼光高，手腕利害，要是

你不細心想偷偷的伸手去摸她一下，包管你要鮮血淋漓，連呼倒霉不迭；第二個已經有了主了，她的男人在她後面跟得很緊，連給你朝她這麼飛一眼的機會都很難得，別說是要到她面前去表示好感了。剩下來被大家認爲大可着眼的，只有那個既沒有主，也不利害的王少尉服務員了。

我們這位姓王的少尉服務員，做人非常之聰明伶俐，受過大學教育，會寫一手好字，只是她的面孔生的太平凡了，不但稱不上美人，也不大有表情，加上她也有一個和她的面孔完全不同的不平凡的理想，因此一直長到廿五歲，還是一個人。一個人被送到這個機關來工作，一個人跟着我們倉皇撤走，在山野地行軍，現在又一個人被一百幾十人注意着了。

不要以爲這羣「長官」穿的是大兵衣，掛着槍，踢着馬刺，樣子是很難糾糾的，對于娘兒們的名堂却還有點羞怯怯的。你看，那姓王的從到這兒後已經有點在賣弄了，對人常常點頭并且出你不意的微微一笑，意思好像是說：「不要那樣站得遠遠的，好朋友，我姓王的雖是一株白玫瑰，但却是無刺的。」但是，大

家依然胆怯的在她後面遠遠跟着，互相監視，牽制，造謠，攻擊，一點也不敢去接近她。但是這般均勢并不會保持多久，不上十天工夫，從半空中撞出一個魯漢子竟把它打破了。

原來在我們那一組里，有一個當司書的姓金小伙子，他一向很規矩，不大喜歡動，自己不願去惹人家，人家也不去注意他，不知怎的，從隊伍撤到這山野地來，他就非常活躍，一天儘是鬧些游泳啊，爬山啊，打鳥兒啊的玩意兒。當相峙局面形成以後，不知是那來的野勁，他竟然壯起胆子從最後邊一直側着身硬擠上前去，當他超過了第一道兩條綫三顆星陣地後，他竟提起脚步的追上去，把均勢撞毀了。開頭這羣「長官」們，很爲這個小伙子的勇敢而吃驚，鼓掌稱「好！」過後等腦筋冷靜下去，看見人家被伸出手來表示歡迎了，看見那小伙子頻頻的掉過頭來對他們望着，露出得意的勝利的神氣，於是便禁不住暴怒起來了。

「豈有此理，」他們忿然的叫道。「你是個什麼傢伙，憑什麼階級，什麼地位敢和她表示好感！」

生氣罵儘由你，大家依然沒有一個有那

樣大勇氣敢於提起腳跟上去，依然彼此牽制，監視，造謠和攻擊，比平時不同的只是大家都有點心不甘的樣子。我要在這兒介紹的詩人，（他是一個中校秘書）就是他們中間最能代表的一個。

有一次，他拉住我忿忿的說道：

「姓金的真可惡，他企圖來破壞團體的秩序！」

我說：「爲什麼？」

「由於他一個人的胡鬧，把大家的均勢打破了。」

「你應該怎麼辦？」

「我們得設法挽救這殘局。」

「有什麼方法可挽救？干涉他們，不准戀愛？」

「不！」他說，搖着頭。「你看着就是了。」

於是，他聳着肩走開了。

第二天將近黃昏的時候，我剛用完飯，詩人就從他的宿舍那邊走過來。看見在一道的人很多，不好開口說話，於是他就裝着若無其事的样子，站了一會，找機會向我丟了個眼色，就跨出門去。

「有什麼事？」我跟他後面朝門外走，一邊還是不明不白的問。

「走！」他說。

「走到那兒去？」

「到城裏去。」

「到城裏去做什麼？」

「還不是爲那一件事？」他低聲的說，不時拿眼睛去四周的看，是不是有什麼人在注意他那鬼舉行動。「爲了那姓王的……」

我愕然了一會，一下子想不起是爲什麼來，過後也就明白了，也許自己也正爲了單調的源故，當時對這件事是十二分感到興趣的。

「馬止就走走？」我說。

「馬止走走，人家已在那兒等着了。」

「什麼人在那兒等，是不是姓王的自己？」

「不要管，只要跟我走就是了。」

「那懶，」我說。「等我去拿手杖和電筒來，晚間走路是少不了這兩件的。」說着我飛身就跑到宿舍。

十分鐘後，我們已在村莊外交通路上出現，且開始朝城牆那邊走去。

從我們駐防的村子，一直走到那個五等縣城，一共有四里路。因爲空襲的關係，現在屬於城牆內的地區已大半成了廢墟。附近的村莊受了這個影響也很不甯靜，半個月來已給投了百多個炸彈，只來不及逃的鄉下人和耕牛就給炸死二三十條，加上軍隊還不斷的大隊大隊的開來，鄉下人怕受牽連都遷到山上去了。所以這時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是一片零落的景象，除了那些暫時逃不開的婦人小孩（也佔極少數），除了那些餓壞了的野狗，別的一切都很難見到，好像是一個多年沒人居住的荒村似的。

兩根手杖（一根是詩人的，另一根是我的）同時敲着，在碎石道上交響；詩人走在前

面，我緊緊的跟在他背後。走了將近一半路的時候，我們忽然看見從一棵大榕樹底下鑽出一個人來，遠遠的向我們舉手招呼。

「那人是誰？」我問詩人。「他在向我們招手哩。」

「就是他，我們的一位同志。」

「我認得他？」

「你認得他。」

「我可以預先知道你要怎樣來處理這個問題嗎？」

「不，」他說。「你看着就是了，我自有辦法。不過，我要你裝做什麼都不知道，規規矩矩的站在旁邊看，只要你插進一句話，我的全盤計劃就要被推翻了。」

「我答應你，我可以裝做什麼都不知道的样子。」

「這樣就對了。」詩人表示滿意的說。「我們不久便有很精彩的節目來消遣大家，要不然便什麼都完蛋了。」

說着已經走近那位等得很焦急的人了。

這是一位年紀很輕，（只二十歲）既漂亮、能幹而又活潑的小伙子，姓陳叫維進，雖然不和我們同一組工作，因爲是集中辦公的關係，也常常有機會碰頭。他給人家的初次印象是純潔，富有熱情，但却是無憂無慮的，一天到晚總在那兒笑嘻嘻的，一有空他就一個人溜到河岸去畫寫生畫，直到黃昏才回來，但并不去參加任何人的關於女人的談話，一個人默默的

校正他的畫稿，又一個人踱去睡覺，沒有人去吵擾他，他也染得一個八清靜。顯子他的事情，曾經有一個時候有很多傳言，但最主要的一點都是說他胆子小，人雖長得漂亮，却一向沒有跟人戀愛過。

「是不是沒有人來愛你？」聽的人差不多是吃驚的了，他們頓住他問。

「不，」陳雄進前紅着嘴噙地說。「是我不敢，這怪難於情。」

「她們怎樣表示呢？」

「我不知道，我想她們一定是很不高興的，有一次有一個人就把我罵了一頓，說我是小胆鬼，過後她就找別的去。」

「你不難過？」

「有什麼難過，落得一個人清靜。」

聽的人大笑起來了，陳雄進面紅着。

「你的胆子為什麼不放大一點呢？」

「我不知道。」陳雄進悲哀的說，「我不知道怎的才能放大。」

之後，除了感到有點可惜外，便再沒有人去注意他，他也照樣的在自己狹隘的世界中過着。不知怎的，這回却給我們的詩人找到了。

「我等了你們很久，」陳雄進羞怯的對我們說。「我以爲你們不來了。」

「對不住，」詩人抱歉的說。「給這位同志就攔了。」

「沒有別的人嗎？」陳雄進稚氣的看着我後面。「我們不要再等別的什麼人嗎？」

「沒有別的人了，」詩人說。「只有我們三個。」停了一會，他又說。「飯後散步我最怕的是人多話雜，毫無趣味。」

陳雄進拍手道：「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我恐怕在人多的地方玩，他們常常要來佔你的小便宜。」

「可不是，有些人簡直一點也不懂得風趣，你知道嗎，一個人最有趣的地方是在于風趣，沒有風趣，這個人就顯得平凡庸俗了。」

「還是讓我們動身吧，」我說，看着天空。「天就要黑下來了。」

「走，」詩人說，怪親熱的伸手去拉陳雄進，似怕會給什麼人搶去似的，「我們今天散步的程序是：先在城里巡禮一週，看看早上被炸的那幾個地方，然後去飲茶，茶後自然就回部。」

「好極了，」陳雄進高興的說。「好極了！」

「今天看了那些災區你打算做不做詩，」我從旁打趣說。

「也許能够胡謔幾句，不過還得看看當時的意境如何。」詩人答。

我們三個人就這樣一邊說一邊走，不覺已到了汽車站，轉過彎就是城了。這座城與其說是城，不如說是較大的市鎮，全城的面積只有五六百丈，城牆很低（六尺高）而且大半已傾倒，因為從廣州撤後這兒曾經一度成了全省的軍事政治中心，所以也沾了不少的光，報紙一再的提到它，人家對它有一個不很淡薄的印象，敵機跟着便來大肆轟炸，差不多每天都有三百顆炸彈送來。這兒地方本來就不大，加上這

樣大規模的轟炸，怎不弄得亂七八糟？因此人走城也空了。不過因為來住的軍隊多，需要的給養大，每到黃昏時分，商人爲了做生意，也就壯着胆子出來，在廢墟上那樣做買賣，所以每天黃昏前也還能造成一個相當規模的鬧市。

當我們跨進這個破碎的城，就避開熱鬧地方，朝一條荒涼的街道走去。這兩天來的轟炸劇烈極了，有許多商家前一天還是好好的，現在却已成了一片廢墟，要不是有那殘餘的招牌還倔強的掛在傾斜的木柱上，我們就再也認不清是那一家了。詩人不時感動地用手去正一正鼻樑上的眼鏡，用一枝去敲敲這個發發那個，最後他禁不住搖頭且信口吟出詩句來了。我們直走到縣衙門口，給一個深約二丈的大坑擋住，就回轉頭來。

「現在，」詩人說。「我們飲茶去。」

這兒有一家叫民衆茶室的，這時室內擠得非常利害，用眼去看都是些穿草綠色衣服的人。他們在那兒吃飯，吃茶心，飯茶，罵人并動手動足的去跟女招待胡鬧。我們在人聲沸騰中擠進門去，把一個自己認爲還可以的位置佔下來，大家一坐下，就開始飲茶了。

「就這樣，」詩人向我做了一個鬼面低低的說。「我們就開始談那正經事了。」於是他又提高嗓子大聲的說：「小朋友，聽說你近來很是活動？」

「什麼？」陳雄進羞怯的紅着面，他老是这样子。「我不明白你這個意思。」

「什麼話？你不懂？你想騙人？」詩人哈哈笑了。「大家都說你胆子小，老實，我却說你胆子最大，最不老實。」

「我敢賭咒，」陳雄進着急地叫道。「我在你們兩位面前賭咒。」

「算了吧，」詩人說。「我是什麼都知道的，聽說你對那個姓王的很有意思，是嗎？」

陳雄進面色大變，又着急又強硬的抗議道：「這是謊言，完全沒有根據的謊言！」

「要是你沒有什麼表示，人家那會看出來？謊言自然也就沒有了。平生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也不驚。你一定有所活動，要不是這時為什麼這樣着急？」詩人就把手指過我這邊，擠擠眼好像是說：「看着，魚兒快上鉤了！」

「我敢和你打賭，」小伙子好像給人打中要害，絕望的叫道。「我的確沒有。」

「何必那樣着急呢，」詩人聲調放得非常之溫和。「就是有了又有什麼關係，人說逢場作戲，這也是人間樂事。小朋友，像你這樣角色，沒有戀愛倒是一件憾事，你看見花嗎！今天還是新新鮮鮮怪可愛的，明天就萎落了，留下給人的只有一點點淡痕印象。無論如何，青春總是可貴的，詩說青春有幾何，意思就是叫人不要錯過時機。……」

陳雄進的態度已大大的和緩了，低着頭看他臉前的茶盅，一言不發，面孔還是很紅的。

「我們算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了，有時時機一到還不會放過，何況是你們這樣又年青又漂

亮的小伙子。像這兒的空氣實在太沉悶了，工作沒有，內部糾紛又多，每天總在為一些小事情和人淘氣，真是太單調了。……」

陳雄進咬着下唇，還是一聲不響。

「這是太少風趣了，」詩人繼續煽動。「這是一片沙漠啊！我們都是在沙漠中的。小朋友，這個正是你們的時代，在沙漠中創造綠洲的時代。……」

陳雄進把眉頭蹙着，嘴巴不知怎的一動，就深深的吐出一口氣來。

詩人得意的又向我看了一眼，便接下去道：「我在青年時候也曾這樣做過，這不能算不道德的。」

「那麼，」陳雄進兩隻流水似的眼珠子突然被燃燒起來了。「你說這是應該的嗎？」

「為什麼是不應該的呢？不信你可以問老馬。」詩人回頭來看我。「老馬你說是不是？」

我沒有開口，但當那個陳雄進的眼光移到

我面上時，我便微微的點一下頭。

「不過，」陳雄進滿肚子憂愁的說。「我沒有那個……」

「那個什麼的？你是說對象嗎？傻瓜，不是有現成的。」

「你是說那個姓王的？」陳雄進面又紅了。

「已經有人家在追她。」

「傻子！」詩人差不多是跳起來了。「為什麼不可以跟他爭呢？以你的學問，人品，地位難道還怕爭不過姓金的那傢伙，真是……」

陳雄進懷疑的搖搖頭。「我沒有那胆子。」

「你是女人嗎？為什麼那樣怕羞呢？」

「因為我害怕她會不理我。」

「只為着這個嗎？不用擔心，全包在我身上。」詩人把自己不甚發達的胸膛用力的拍了一下。「這個包在我身上！小朋友，只要你答應一聲，我一定幫助到底。」

陳雄進很嚮的喝了口茶，肯定的點點頭，算是答應了。

在回途中，大家似乎都有點異樣心思。陳雄進在他柔靜如秋水的心境中，再也不是平靜的了，只在幾個鐘頭前，他還是一個樂天無憂的人，却沒想到就在這幾個鐘頭內給一件什麼東西乘自己不備硬擠進去，在他像秋水一樣平靜的心情上投下一塊大石頭，使它激起波濤。

真的他這時已微微的感到有點憂鬱不安了，到底是為什麼不安呢？他也說不出來。他似乎覺得有一個什麼影子，從前不被注意的，現在却在慢慢的腦中成長擴大起來了。詩人也是一樣，雖然他的混亂和不安的程度和他不同，他一面固然為自己的成功而暗自得意，另一面却不得不微微覺得有點苦惱，苦惱他一時還想不出更有效的方法，可以使這幕戲儘快的出演，現在幕雖然已經掛上了，但是距離演出還遠着哩。他繼續沉默着，不時讓手杖在地上敲得很響。至于我，根本就不把它當作一回事來看，我以為這只是一個小小的玩笑，沒有多大嚴重意義，正在大家都感到很是單調的時候，有了

這樣一次小小的玩笑，於健康上似乎也未嘗不是有益的，因此很快便把這件事忘記了。

回到村里後，我們便各自分開了，詩人和陳雄進同宿舍，我到另一個辦公廳去接洽第二天開聯席會議的事，當我辦妥那件事回轉宿舍，已經是十一時了，村里除了守衛的，已經沒有一個人走動。我沿着熟識的路走着，將要抵達宿舍，突在宿舍外大草坪上看見那邊一個影子無聲的在黑暗中慢慢的踱着，向河岸一直走去，不一會又突然的回轉頭來，仰頭觀天似要數盡天上無數的星斗。當我在他背後放輕足步慢慢的走近去時，還聽見他深長的嘆了一聲。

「什麼人在那兒？」我站住低低的說道。那影子正在朝河岸那邊走去，聽見這聲音，吃驚的背轉身來，怔了一會，也低低的回答道：「是我。」

我雖認得它是誰的聲音，但還故意說：「我知道是你，但我問的是，你是什麼人？」

「陳雄進。」
我走近去，抓住他的肩膀：「夜已經深了，你還不去睡？」

「我覺得天氣很悶，」他說。「睡不着。」
「你是不是覺得有點不好過？」我想起我們飯後在城里的事情來了。

「不，」他搖頭說。「沒有什麼的，只是覺得有點單調。」

「你從前不是這樣。」
小伙子面紅着：「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露水下得很大，」我說，「最好能回宿舍去，這樣的季候很容易受涼的。」說完我便朝宿舍外，衛兵站崗的地方走去。

我的私人宿舍是在第三宿舍，進去時要經過第二宿舍，詩人就住在第二宿舍。當我剛跨進第二宿舍的門檻，就忽然給一羣嘈雜的低語聲吸住，有一部份人正在那兒消夜，有一部份已經睡着了。消夜的人，感到胃中的東西脹得難過，需要消化消化，於是他們就常常找了些下流的話來說，這差不多已變成了他們日常的課程之一了。這時正有一件新鮮的足以幫助他們消化的消息在他們中間流傳着，所以夜雖深了，而他們則正特別感到興奮。他們大聲的談笑，把睡著的人吵醒，最後就彼此討論起來。

我在他們中間站了一會，因為人聲嘈雜，一時得不着要領，正想一直走進去，忽然給一個當上尉特務長的拖住。
「你聽到沒有，那姓王的（真不要面！）又給陳雄進這小伙子弄上了。」
我說：「對不住，我一點也不知道。」
「你這個人真不行，消息這樣不靈通，連村里人都知道了，你還蒙在鼓里。」
我離開他們一直走進去，在第三宿舍出口處，碰到一個人，仔細看認得是詩人，他這時正從里面倉倉忙忙的走出來，滿面是得意神氣，我想拉住他問，沒想他却巧妙的只向我笑了笑就避開了。我站着，看他那中等身材的背影，心想：「都是你這傢伙搗的鬼！」

這件事進行得似乎比我們所想像的還要快，陳雄進這小伙子現在是成天的紅着面，挾着寫生畫本追在那姓王的後面了。在他後邊，就遠遠的站着那詩人，他的眼睛有力的注視着他，給予他以熱力和勇氣。他要那小伙子每天來向他報告發展進度，並面授他許多進攻機宜。有時當那小伙子覺得快要洩氣，快要從陣綫上潰敗下來時，他就趕快的增援上去，在姓王，姓金的和陳雄進三角之間回旋着，尋找時機。當他看到時機一到，那小伙子又被滿滿的灌了一肚子氣再鼓起勇氣碰上去，他才安心的重新退下來，遠遠的站着並監視他們的每一個角鬪行動。最後，由那詩人從河岸（這是他們三個角鬪的地方）帶來了新聞，說那姓金的司書被擊敗了，實際上也是如此，因為他從那一天後就不再回到河岸去了，一個人垂頭喪氣的儘在岸上躺着看他的施公案去。這消息給這需要消化的朋友一個非常的衝動，他們就成天的拿這個消息來消遣，上辦公廳如此，下辦公廳如此，吃飯，飲茶，睡覺也還如此。陳雄進這小伙子差不多到了焦頭爛額的地步，他一面固感到得意，一面又難為情，往往找機會規避和人家碰頭。但日子一過久，胆子也就慢慢的大起來，現在他不但敢于在大家面前承認他和那姓王的新關係，還時常讓那帶着在河岸上散步。這個衝動并不能持久，談得多了有時也會生厭的，但是我們的天才家往往也會找到補救辦法，果然不久，和陳雄進同宿舍的人就傳出了這樣的消息說：「小伙子快要發狂了，差不多

有半個月，成夜沒有人看見他的面。」

「那麼，他是到那兒去呢？」詩人不知怎的，從他們變成形影不離以後，就非常不高興，雖然沒說出口，却是什麼人都可以看出來。他這時對他們的事，是很冷淡很不感興趣的，簡直和以前那熱心的樣子完全相反。

「一到黃昏就出去，誰也不知道他是到那兒去。」

「是不是成夜不回來？」

「不，有時是十二時，有時是一時回來。」

「你們沒有問他到那兒去？」

「當然問，像這樣有趣味的談話是常常在我們之間發生的，比方說：——小陳你到那兒去？——大便去！小陳回答，很是不高興的樣子。——大便這樣久，足足有七八個鐘頭。——我近來消化不怎樣好。說着，他把被頭往頭一蒙就睡着了。」

這個消息提供了人家無數笑料，却使詩人感到十分憂鬱，他一句話也不說就離開了。的確，對於這事他得重新考慮一下，他原本的意見不過想利用他去打敗那姓金的小伙子，原想保持大家的均勢，原不想要他們做得那樣認真的啊！要知道這個陳雄進年紀還小着呢，他純潔，年肯又能幹，在學校時人家都稱他是神童，這一類事情對於他還是太早了，這會傷害他的身心兩方面的發展。最重要的，還有那姓王的比他要大上五六歲，沒有風趣，沒有修養，沒有學問，除了能寫一手好字，除了那副平凡

而沒有表情的面孔。……

於是，詩人第一次感到煩惱了。

「老馬，」有一天他特地走來看我，神色很是不對。「事情完全錯誤了。」

「什麼事情錯誤？」我沒有明白他的意思。

「就是小陳那傢伙和姓王的。」

「是嗎，錯誤到什麼地步了？」

「他給弄到發狂了，成天人家都看見他跑到那個「糞坑」去「大便」，把什麼都荒掉，這樣下去，這個小伙子是要毀了。他是一個藝術家，得找一個懂得他真價值的人，我一個能夠幫助他的人才對。但是，現在他却真正的愛上了一個極愚蠢、極平凡的人。還有，她起碼也可以做他的母親了。」

「這都是你的罪過，朋友，」我說，對他深表不滿。「既然是這樣，你為什麼開頭硬要把他們拉在一起，等人家當真好起來了，你却又反對？」

「不要罵我，」詩人要求說。「都是為了單調的原故啊！」他沉默了一會，露出很是不安的樣子。「我願意承認一千個一萬個錯誤，但是有什麼用呢，錯誤已經存在了。當前的問題已不是在於該不該上面，而是在於我們應該怎樣把他搶救出來。」

「是不是你已經有計算了？」

「想到一個。」

「怎樣辦法？」

「我認爲現在最重要的是如何把他們折開

，對小陳我要忠告他說：朋友，這火是玩不得的，玩下去你就要毀了。」

「要是他不肯聽話呢？」

「那麼，我就報告主任請他下命令，把他們中間的一個調得遠遠的，使他們沒有機會碰在一起，你知道男人的心是挺靠不住的，挺容易變的。」

「你不怕傷害一顆脆弱的心嗎？」

「但是，這時已顧不了這許多了。」

說着，沒等我表示可否，他就匆匆的走開了，也許是我小陳談話去，結果如何不知道，看樣子是失敗的多。

但是只過了個把星期，他又採取了新的攻勢了，他不知道怎樣去活動一下，居然弄到一道命令來，要把那姓王的調到很遠的地方去。

「我真的非走不可嗎？」那姓王的聽見這個消息後就紅腫着眼睛跑到主任室去。「我不能留下工作嗎？」

「不能，」主任說。「你得馬上走，有一位副官就要出發，你和他一起去，有車坐。」

「不能再等幾天？」

「不能。」

「我就走。……」姓王的跨出主任室後，就朝自己的宿舍一直走去，面色十分難看，差一點就要哭出聲來。小陳這時已先在那兒等着了，他很焦急，很不耐煩，像一隻困獸在鐵籠中踱着孤獨的步，不時無原無故的用手去抓自己的頭髮；他底心是那樣的混亂，焦急，恨不

得把一切可能拿到手的東西都撕毀乾淨。有一個思想不斷的威脅着他：要是她走開？要是她的請求沒有被允准？他不敢再往下想了。

門被用力一推就突然地開了，姓王的踉蹌的跨進門後，隨手把門反關過去，用背脊在上而就一動也不動的，面部除了略為現得灰白一點外，仍然是無表情的。

「主任答應了沒有，阿王？」

她沒有說過一個字，兩眼直直的望住他，用力的咬住下唇。

「你說啊，為什麼一句話不說？主任答應了沒有？」他走上前去，伸手去撫摸她，覺得她這時是比任何時候更漂亮更可愛了，他不能離開她啊！「說啊，你為什麼不說，我急死了！」

她依然一言不發，兩眼望住他，過一會，嘴唇略為一動，突然啊的一聲俯在他肩上嗚咽地哭了。那小伙子看見這樣，心一抖，禁不住碎了，他的膽怯病一下子也不知道飛到什麼地方去，一面流着淚安慰她，一面慷慨激昂的叫號道：

「阿王，不要哭，不要那樣的軟弱，這兒已再也不是我們站的地方了。我請求你，只要答應我一聲，我們就可以走，可以離開這可詛咒的地方，答應我……」說着，他也哭了。

這哭聲把詩人和別的工作同志都從辦公廳吸引了去，他們在宿舍外靜默的站着，心中均有說不出的悲慘的感覺。詩人這時面色蒼白，

在宿舍外門旁輕輕的走來走去，當他聽見那陣陣傳出悲憤的咒語，他就覺得自己已是一個罪人了，再聽見那絕望的，「阿王阿王」的嗚咽聲，心中禁不住一酸，淚也滴落下來了。「可憐的人，」他絕望的對自己叫道：「絕望的人啊！」

他的心像被火燒着一樣的難過，於是像被人驅逐出去似的，一個人快快的回轉辦公廳去，軟弱的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把頭埋在手心，覺得自己十分的對不起這一位青年朋友，雖然這是出於誤會，一個非常之可怕的誤會。但是事情却是出自自己身上，要是自己不一味的慫恿人家，這誤會也許不會發生。現在錯誤是那麼明顯的擺在面前了，一個有天才、有理想、有前途的人，就要在這錯誤中被毀了，他能那樣見着不救嗎？不，不能。……於是他深深的嘆了口氣，突然的放下手，拿起筆來在紙上就寫，十分鐘後，他就親手拿了這辭呈，一面抹着眼淚，一面走進主任室去，他嗚咽着說：

「報告主任，我得走了！」

「為什麼？」主任從他的辦公桌上抬起頭來，十分吃驚的看着詩人那副悲傷的面。

「在這兒，」詩人說，把呈文呈上。「我傷害了一個青年人的心，我覺得自己很是不住他。我的良心殘酷地責怪着我……」

主任莫名其妙的把呈文接了過來，讀了一道，便笑了笑說：「就是爲了那姓王的？」

「是的，我覺得很對不住他們。」
「你想我能幫你一點什麼忙嗎？」

詩人稍爲想了一想說：

「要嗎讓我走，要嗎不要把她調走。」

「把她調走不是出自你的意思嗎，你說她是妨礙工作。」

「因爲這個錯誤，所以我要求辭職。」

「好吧，」主任考慮了一分鐘，便嘆息着拿起筆來下條子。「你去通知她，我取消剛才的命令了。」當詩人接過了那條子時，他又加上一句：「青年們的事真麻煩透了。」

詩人鞠躬着退出主任室，飛身朝外就跑，當他走到女職員宿舍時人已經散了，再轉身到草坪外，正有一輛汽車開了來，那姓王的正一邊抹眼淚，一邊和同事拉手告別，準備就坐上車讓它帶得遠遠去。詩人氣吁喘喘從後面趕上去，一面拍手大聲的叫道：

「且慢走，主任有命令！」

接着他就當衆把主任的命令，大聲的宣讀出來。

「朋友，把行李搬下，」他走向那女人身邊去，親切的說道。「你已像從前一樣的自由了。」

小陳這時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鑽出來，他一邊抹着淚，一邊感動的抓住他的手道：「同志，我不知道該怎樣感謝你才好，你幫助我們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不，」詩人說。「說這句話的現在該是我而不是你了。」



割棄了的盲腸

姚 隼

這一架一九三〇年式的「雪佛蘭」六汽缸汽車，爲了過重的荷負，差不多是一蹶一跳地爬上嶺巔，引擎叫囂着，烟筒急促地喘着氣。

從車窗裏望下去，公路千迴百轉地盤在山谷裏，像是一條腸子。

公路陡然往下灣，汽車又繞着山滑下去。路旁的樹木旋風也似地團團轉着。

下得山來，前面的路是平坦的。路旁有一隊隊貨的騾子，給嚇得蹶起後腿，把屁股朝向汽車，「噓——噓——噓——」地亂叫亂跳，騾夫們趕上前，吃力地把牠們挽住了。這一切都還跟十年前一個樣子——自從這裏有了汽車，這些騾子是早就銷聲匿跡了的，但十年後的今日，牠們又負起交通的任務。

幾個挖公路的民伕，挑着糞箕鋤頭，從容地在公路上走着，冷不防汽車一「啣」的一聲，從他們身傍擦了過去。有一個年青的傢伙，朝着汽車屁股啐了一口：「幹你老姆，嚇死人！你伯公明日把公路挖掉，看你還神氣？」

汽車停在一小站上。福慶公路到這裏算是最末的一站，從這裏再往前走，沿海的公路已經是奉命破壞了。

我走下車來，等着脚伙搬行李，恰巧那個

司機也從車上下來，跟我打個照面，怪熟識的臉孔，好像在什麼地方碰見過的。他急忙地向站裏走去，留下一個堅實的背影。

第二天朝晨，天空綻出魚肚白的時候，我又忙着趕路了。

公路破壞得很出色：左邊是個「凹」形的大窟窿，右邊又是一個「凸」形的大窟窿。路面上只留一條灣灣曲曲的小徑，像田岸一般，真走不慣，一不小心就會一交摔到窟窿裏去。我一步挨一步的走着，讓那個脚伙挑着行李跟在背後。

走了數里，天漸漸的亮了，露珠兒映着朝陽，在稻田裏閃耀着。在公路兩傍的小山上，我發現了許多土饅頭，開着槍洞，像烏龜一樣地踞在那裏。我不禁的想到一架架敵人的坦克戰車，深陷在這公路上，被土饅頭裏射出來的火網擊擊着……但那脚伙却在背後催促道：

「先生，走快點，今天要趕八十里路……」

「慢慢走，趕得到的。」我答着，但是心裏也有點着急，不過兩隻腿却越走越沉重。前面有一段路整個的被挖掉，給化成田了，上面長着高與人齊的甘蔗，我們只得抄走了一段小路。太陽晒在背上，熱刺刺的發難受。

捉捕的蝦

提 聶

從我們的住宅出來

，便是一條約有兩丈闊的長堤，堤用圓卵石砌成。堤的外面是一條很闊的溪，沿溪排列着幾十株合抱的楊樹和刺槐。堤的盡頭現在架起一座新的木橋，只能容一個人通行。按照習慣，我常常站在木橋上看那太陽從樹材中間落下去。現在是暮春，按理應當用「蓊鬱」的字眼來形容樹葉們，可是，它們們早沒有了，只露出幾個大鳥窠悲哀地點綴在樹梢，暴露着「春天裏的秋天」的感傷調子。那些樹葉，槐樹的給人採去洗「瘡」了；楊葉呢，倒並非像河北一般以一毛錢一斤的價格當作糧食出賣，而是給江南的蟲兒吃了。那些蟲兒真吃得肥肥的，像大眠後的蠶似的，隨和風墮落在石縫裏，蹣跚地爬着。近來多日沒下雨，虫兒們落下的更多，而溪水也以更快的速率奔向下流去，就在橋下面也竟淺到只有半尺深，清澈見底。

傍晚，我和朋友老康從學校裏回來，一邊在討論着這幾天學生聽講的秩序太壞，因為他們的桌子上竟例外地多了一碗紅紅的大蝦。蝦，我們都是愛吃的，一談到它，便決定自己動

「公路破壞了，真是不便當。」我想打破路上的寂悶，便和那脚伙搭起話來。可是這話却引不起他的興趣，他只把行李換上另一個肩頭，用沾滿汗污的毛巾抹了一把臉，默默的趕他的路。

「這些田是——」我掉轉話頭，指着那些蔗田：「還給老百姓的？」

「是囉，從前派民伕把田來築路，當今又是派民伕把路挖成田了……」這一下可把他話逼出來了，但是語氣却有點怨懣。我就對他解釋：

「現在和從前不同了囉。」

「當今是打日本仔，這我是曉得的，大家人是願意出工的，只要保長做事公道……」

「你們的保長不公道？」

「這……！」他懷疑的瞧了我的服裝：「這——沒有，我不過打個比方說……」

顯然的，他和我之間還有許多隔膜，暫時我沒有辦法衝破它。

「先生，走過這條橋，那邊橋下有個茶亭可以歇歇腳。」他抱歉地向我笑着把話岔開。

但他這話却使我興奮，腳下輕鬆了許多。

「哪親，你也回去？」

我正坐在一張茶棹跟前喝茶，有人前來和我招呼。抬起頭一看，原來是昨天那個司機，他把手上的小提箱往地下一擱，打斜地在我對過椅子上坐下。

「唔，唔——」我極力的想記起他是誰。

「我們就趁幫一齊走吧。」他一口氣喝下一大碗茶，對我說。

我完全同意他的提議，付了茶錢，我們又開始趕路了。

在旅途上，人們是最容易斷得疲勞的，慢慢地我們就有說有笑的，忘記了疲勞。

我瞧着他的側面。那給太陽晒焦了的臉孔上，笑時滿是生動的綉紋，從這一幅臉孔上，我真記不起他是誰，只覺得他活像一個生長在南洋羣島上的蕃客。

「你的臉真熟，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的？」我試探着他。

「你忘記了？以前我常常到你舅舅店裏來的，我是魏青標……」

這一下可記起了。是在十年前，這條公路才開闢的時候，我舅舅在這小城裏開一家賣汽車零件的商店，我也在那裏混過了一時。那時，他爸爸第一個賣去了驢子，和人家合伙買了架老舊的一九二〇年式的「福特」小客車，由他的一個從南洋回來的叔叔駕駛着，他就在這架車子上當個跟車的——也可以說是學徒。因為常常來購買零件，我和他之間曾經有過商務上的關係。不久，我就離開了家鄉，這些年來都在外地找生活。如今，他却長成了這麼堅實的一個傢伙。

「你們的那架車子呢？」

「公路官辦以後，就估給政府了，我就在運輸公司當個司機的。」

「這些年來發財了？」

「翻大石塊！都在大石塊底下。泥沙上牠們登不牢的。」我於是選中了一塊，輕輕地翻開來。果然，你看牠盤踞在那兒多驕傲啊！這是草蝦。蒼褐色的背甲，包着柔嫩的大肚，兩顆凸出的眼珠，還有那一對武器，比牠身體還長，那兩根簞子，像對面的一顆小螺螄取了包圍勢。我實在不知該怎樣捉法！先去奪牠的武器，繳牠的械吧，牠也許會藉你一下。或者恐怕只要你的手剛伸進水里，只要水面起了不同的皺紋，那一對銳眼和觸鬚便會發覺的。我用左手拿好「飯撈」，從牠的前面輕輕放下去，右手在離牠尺把遠的身後伸進水里，慢慢地趕上來。到了，到了，眼一眨，泥沙一混，我飛快地拿起「飯撈」，一看，只是那隻螺螄。

「沒有魚的水裏，蝦也是魚啊！」老康的聲音從我背後傳來，我回頭一看，他笑嘻嘻的臉色分明給我一個勝利的示威。

手來捉一些當小菜。

從房東太太那裏借來了笨做的「飯撈」，來到橋邊。脫了鞋襪，連長衫也剝下，儼然我裝起來。於是捲起褲管，露出兩隻同樣差不多蒼白的長着細毛的瘦腿，縮手縮腳的走下溪灘，打被太陽晒熱了的沙上走近水邊。

老康下水了，我則離他丈把路。我從小沒捉過蝦，一雙腳是在太平的書房地板上擺大的，才踏下去，便感到一陣寒慄。但使我失望的，卻是腳浸着的地方倒真正是「一泓清水」。

「在哪兒呀？我的天！」

「翻大石塊！都在大石塊底下。泥沙上牠們登不牢的。」我於是選中了一塊，輕輕地翻開來。果然，你看牠盤踞在那兒多驕傲啊！這是草蝦。蒼褐色的背甲，包着柔嫩的大肚，兩顆凸出的眼珠，還有那一對武器，比牠身體還長，那兩根簞子，像對面的一顆小螺螄取了包圍勢。我實在不知該怎樣捉法！先去奪牠的武器，繳牠的械吧，牠也許會藉你一下。或者恐怕只要你的手剛伸進水里，只要水面起了不同的皺紋，那一對銳眼和觸鬚便會發覺的。我用左手拿好「飯撈」，從牠的前面輕輕放下去，右手在離牠尺把遠的身後伸進水里，慢慢地趕上來。到了，到了，眼一眨，泥沙一混，我飛快地拿起「飯撈」，一看，只是那隻螺螄。

「沒有。頭幾年光景好的時還賺了幾個錢，以後汽車多了，沒有貨做，汽油又貴，蝕本呢，還好佔了五百元還債！」言下有點感慨。

「現在公路破壞了，你就回來了？」

「不，我剛來把家口安頓好就再出去的。到雲南去，那邊新近開了一條路，薪水很多。」他又浮起笑容，低聲地加上一句：「雖是遠了點，男子漢大丈夫，總不能長久困在家裏。」

我們走上一個土坡，一條壕溝擋住去路，又得拐個大灣。

「不過，這公路破壞得太早了，日本人還沒有來……」我對這崎嶇的路真有點不愜意。「真不便當！」

「這車路呀，真害死人，早就該挖掉了。」這一次却是魏青標伏說的，他吐了一口痰，像是對我又是對自己說：「我活了這麼大年紀，從來沒有坐汽車，也不覺得不便當。」

他這話叫我怔住了，但是轉了一個念頭，我就問他：「你說這車路害了人？……就沒有一些好處嗎？」

「不害人？挖田挖墓，派工出錢，這說也沒有用……紅毛貨一車一車搬了來，洋米比土米便宜，台灣糖一担只買五六元，冰糖跌到一担二三元沒人要，鄉下人只得吃紅薯乾過日子……」

「現在就好了？」
「當然，舊年糖一担賣三十多元，今年漲到五六十元了。哪，你看！」他指着那漫山遍野的蔗田：「大家都把稻田來種甘蔗了。」

「是的，」魏青標附和着：「從前賣美孚汽油的彭福記，聽說舊年買糖賺了萬把銀呢。」遠遠地着到了南門塔尖，我們的心情被它吸引住了，默默地投進久別的家鄉。

十天後，我又和魏青標結伴，重新離開了家鄉，踏上崎嶇的路，向不可知的前途走去。天上陰沉沉地佈滿着黑雲，氣壓很沉重，路旁池塘裏的魚兒浮在水面上吐着氣泡。我們的心却更沉重。匆匆的趕着路，大家都不講話。魏青標已經不像回來時那麼硬朗了，只聞或嘆着氣。

一隊隊載重荷負的騾子，越過了我們，低着頭向前面趕去。走過前日停車的小站，那房子已經關住了。這最後的一段公路也破壞了。

重新爬上那險峻的嶺子，俯視那被破壞了的公路，恰像一段段腐爛了的腸子。我意識到這公路是一條盲腸，它從出生到毀滅，只帶給人以禍患和不安。雖然它也曾促成了一時的繁榮，但也恰如盲腸之誘起局部的充血和發炎。現在它被割棄了，而新的健康的腸子，却在國土的另一邊生長起來。但我沒有把它告訴老魏，只是安慰他：

「男人出外吃四方，不要想家了……」
「沒有什麼……」他枯澀地笑了笑：「我叔叔他們從前是過藩去，我現在却要到內地去……嚇，嚇！」

「這種蝦最衛生了。牠們不像什麼魚，無論什麼都吞。有一次我釣了一條肥鯽魚，真該死，肚裏竟有一根大蛔蟲！蝦的物質享受最淡薄，喝的是清水，即便吞起幼物來，也只是米小的虫。而且，人格也極高尚，從不在混水裏胡鬧。喂，你有嗎？這怪物！」

我向他老實說出並沒有捉到，連最小的都不成。在他的陣挪揄下，我忽然又發見一隻，伏在褐色的石塊邊靜養。

「老康，來，大的！」

像排山倒海似的，他的一隻瘦腿從淺水中跋扈過來了。他擺着熱練的姿勢，在尋到目標之後，聚精會神地眼睛釘牢牠，左手從牠前面放下去，輕輕地，像一張吸飽了水的楓葉沉下水底，於是，右手提着一「飯撈」，選中了那麼一條狹路，插了下去。你看牠那隻左手伸開了五指，張得很大，竟像五支大兵壓進蝦兒的陣地。蝦兒是富於感覺的，憑牠那根觸鬚，你看，牠似乎不願和強者較一較勝敗似的，倒拖着兩把筍子，退，退，退，退到「飯撈」邊，蹣跚觸到了竹篾，牠停住了。

「撈呀！快！」

「不！」老康頗有耐性的支持着「飯撈」不動，充分表現出「飯撈」的冷靜和凜然不可侵犯的鎮定，但也是難得的大量和甯靜的微笑。連上面的溪水隨着自然的趨勢向下流，流過「飯撈」的柄，老康的手腕，也並沒突然起了一點點異樣的漩渦。可憐的蝦兒呀，他用筍子



「投影集」

新 矛

唐致作 文化生活社出版 定價九角五分

唐致的雜文，除了發表在「現代文藝」創刊的「株連草」之外，近來我們極難「幾乎是完全沒有」在雜誌和報紙副刊上讀到。在「魯迅式雜文之再建」的呼聲中，「投影集」的出版，是值得注意的。

作者在序文裏曾說：「這一回，我也忍住痛，切開胸膈，掏出五臟六腑，血淋淋地，放到新進批評家和「批評的批評家」座前，一面又再拜致意：請！」這似乎作者不很歡迎人批評；然而，接着他又說：「但在我，却別有一點嚴肅的意思，我自信是還有一點虛心的。」因此，我敢先把我的讀後感寫出，請新進的批評家和「批評的批評家」對這本集子加以深刻的分析與批評。

「投影集」共收二十五篇較長的雜感，而且在作者自己，「也是比較喜歡的幾篇」。裏面的文章並非全是近作，由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的都有。這本集子可以算是一把研究作者底思想和他底思想發展的鎖鑰。

因為是雜文，書的內容自然是多方面的——但貫串在這二十幾篇作品裏的，是一種高度的戰鬥精神，因為作者深切地瞭解雜文的戰鬥性，而且他的「匕首和投鎗」也「有了目標」。他提着一刃向橫暴者，偽善者，卑污者，造謠者……的胸脯戮去，態度是堅決的，手法也極高妙。

他的觀察力極強，所以常常有獨到的見解。在清代的文字獄裏，他看到了普通人所忽略的階層對立這一方面：「乾隆的出氣主義一直繼續下去，到後來，不但不准指斥金元，便是和自己站在一個階層裏的，例如漢武帝等，也要為他們代抱不平了。」（「雨夜雜寫」）對於謠言，他說：「由謠言起家的，大概也還要由謠言而敗家。這并非善惡的果報，倒是因為看得多了，大家學了樣。」（「謠言種種」）論魯迅，也有與眾不同的地方：「魯迅先生相信着自己，相信着中國的大眾，那信念，永不動搖。只有對於另一羣人，對於在這另一羣手裏的中國的前途，他才是一個絕對的悲觀論者。」（「紀念魯迅先生」）看到許多人想討好主子，做個忠心的奴才，結果上當了，他說：「然而他畢竟生在號稱鼎盛的乾隆的時代裏，奴才做不成功，真是盛世的悲哀。」——但這悲哀是屬於想由奴隸爬到奴才去的人們的。除了這一類

向外面掃蕩一下，觸鬚在流水中探究一下，尾巴一勾，背甲一曲，顯出原有的內心的懦弱，運用着許多對騰足和步足，只一跳，便進了「飯撈」。於是老康才輕輕地順着牠後退的姿態連「飯撈」帶蝦從半尺下的水底逼上來，水也隨着漾一漾。

「快呀！抓！」

「不！」我擔憂着蝦兒會在離水面只一二寸時候拚着最後的力量縱身一跳，重新跳入無邊的水中。然而牠是安於現實的，他也似乎充分理解到這艱難的時代應當動蕩一下，但不能動蕩得破壞了自己的重心平衡，由此牠安穩地到了水面。提上來，離開了水，原先在「飯撈」里的水，這一勺騙住蝦子的生命的水像驟雨似的立刻漏個乾淨。老康舉起左手，對準牠只一拍，便抓住牠兩根觸子拿在空中了。

蝦兒還是曲着背脊，牠顫抖着，一滴滴水的餘瀝從牠身上滴下來，腹下那些不中用的腳兒拚命在划着空氣。

「你到哪裏去！哈哈！」

我學習了這方法，竟也很順利地捉到幾十隻。雖然也有些是「漏網」的，那是後退的時候變了路，或是到了「飯撈」邊跳了開去，或是進了一「飯撈」跳了出去。但也究竟是例外。

我突然地如有所悟地喊了出來：

「老康！我發玩了！這後退是蝦子的策略！」

「你發明？嘿！我們的老子，那個騎青牛

人以外，則即使「幸」逢亂世，也只有流血而已。」（「盛世的悲哀」）在「關於歷史題材」那一篇中，我們也發現了「在爭取落後觀衆這一點上，某些歷史題材，是比時事題材更爲勝任的……」這樣精闢的見地。

魯迅先生曾用雜文創造許多型典。這是一種非常不容易的工作。在這一方面，作者也頗有收穫，例如：「善於猜忌的人物，到了只知壓迫小民，排斥異己的時候，往往也正是他已經預感到自己的命運將要沒落的時候。」「清末的講究維新的人們，到了五、四時期，有許多早已捧住經書，抱緊孔孟，和國故黨打做一路，覺得兒子們的行爲實在看不入眼了。」筆調十分逼肖魯迅的，有幾篇幾乎像是出於魯迅先生之手。這是作者仿模魯迅的成功處，雖然我們並不重視模仿，而作者也有自己獨特的作風。

現在有一個值得提出討論的一點，就是作者在雜文中的散文成份。誠如作者底一位朋友所說的，他的「近年來的雜感，漸漸地有了散文的傾向，而且還以爲這是生活磨折的結果。」這一點，作者自己業經承認了。寫敵人發動侵略戰後國內社會情形的「株連草」、開頭就是這樣的：

「不料又到了冷清的細雨之夜。

人們都熟睡了，連狗聲也在疎落下去。我拈着一息的煙火，遙望着遠天的烽烟，說不出是亢奮還是悲哀，我的心像一顆冰凍了的火球，盤旋於廣漠的空際，它劃分了是非，善惡，生死，敵我，停留在無邊的冥想上。但是也許是受着寒意的侵襲吧，不知怎的一來，幻想漫着事實，爲了雜誌上的一篇目錄，竟而擦起了一點血腥的回憶，這時候，我又意識到周圍是夜，是黑暗，是雨聲夾着狗聲。」

此外，集子裏「我要逃避」等篇，實在是純粹的散文了。雜文是否可以散文化，這只要看到雜感這一藝術形式所以產生的社會根源及其在中國所發揮的作用就可明白了。用雜感來批評社會及時事，是一種高度的白刃戰。這一武器是在戰鬥中愈磨愈犀利的。雜感底戰鬥的內容，極難在散文形式中發展。雖然我們沒有否定散文的戰鬥性。雜感的散文化，在形式上表現着不調和，在內容也將限制了思路的發展。

我們並不主張：寫雜文的人沒有寫散文的自由。但是對於雜感的散文化，我實在很懷疑它底前途，而且不同意生活的磨折只有使雜感變爲散文化這一條路的說法。

我們希望作者能够繼承、發揚「雜感」，因爲他是一個善使雜感這一武器的人。倘若作者非常喜愛散文，那麼他另寫散文與另出散文的集子，這樣似乎是比较好些。

「出關」的傢伙早已發明過了！」他平靜地回答。

「可是，老子的後退却竟出了關，即使以後是上了流沙，但究竟是出了關！而蝦兒却到了我們的「飯撈」裏。」

「這個嗎？唔，問題是在老子出關之後究竟怎樣——永不回來了呢，還是又復入關？如果永不回來，便是自認失敗，跟蝦子的後退到「飯撈」裏有什麼不同！」

作着這樣的對話，我們依然一邊進行着捉蝦的工作，一邊却在默默的想：

「唔，以後退爲前進的策略，縱然成功，也不過上了人家的食桌。」

我不禁可憐起蝦兒來了。（完）

作家短簡

××兄：

信收到。我常生病，除寫了那長篇外，沒有寫什麼東西。現在病好，兩三天內就要走了。文章無法交卷，請原諒！我手邊有×××先生一稿，記得是新以交給蕭乾，後來不知怎麼又落到我手中。現在請你還給他罷。

祝好！
弟巴金六月廿七日



強者的力量

美國傑克·倫敦作
許·天·虹譯

「響聲並不騙人，但騙人者常要打響喻。」

——列經(Lip King)。

「長鬍子」老頭兒講到中間停頓了一下，擦了他那些油膩的手指，又在他那裸着的腰部擦了一擦，因為他那塊破舊的熊皮並沒有遮住這些地方。環繞在他周圍，以屁股着地蹲坐着的，是三個年青人——他的孫子「飛鹿腿」、

「黃毛頭」、和「怕黑團」。他們的樣子十分相似。身上一部分都用野獸的皮遮掩着。他們的身材都很細瘦，尖屁股，彎腿，胸部下陷，而兩臂却很粗，手也很大。他們的胸部和肩

上舖滿着未經修剪的頭髮，一縷縷的長髮常常到他們那些小而圓的、烏黑的、好像鳥眼睛似地發閃光的眼睛上來。他們兩眼之間的距離很狹，但兩頰距離却很寬闊，而下顎是突出的，很厚實。

這是星光清澈的一個晚上。在他們底下，躺着一重重鬱鬱的山脈，一直展延到看不清楚的地方。在這方，有一座火山正在噴發，天空被染成了紅色。在他們後面，張着一個黑黑的山洞的大口，從那裏時時有一陣陣的涼風吹來。正在他們面前，燃燒着一堆熊熊的火

。在一邊，躺着一只熊的殘骸，有一部分已被

付弓箭和一根粗大的棍子。洞口的岩石上，還斜倚着許多粗壯的長矛。

「我們就是這樣從山洞裏搬到樹上去的，」長鬍子老頭兒開口道。

他們好像幾個小孩子似地狂笑起來了，因為他這話使他們記起了以前所講的一個故事。「長鬍子」也笑了，那橫貫在他的鼻子上的那支五吋長的骨簪，就不住地跳動着，使他的狀貌顯得更其兇猛了。他並沒有真正說此地所記錄的這些話，不過他所發的那些野獸似的聲音，含義却與此無異。

「我所記得的關於「海之谷」的事，就以這事為始，」長鬍子繼續說道：「那時我們是非常愚蠢的一羣人。我們不知道力量含在哪兒。原來每一家人都各自生活着，分別照顧着自己。我們一共有三十家，可是我們並不由彼此取得力量。我們老是互相害怕着，絕沒有一個人去訪問別人。我們各自在樹頂上建築了一所草屋，在屋外的台階上放着一堆石頭，預備用以擲擊任何或許想來拜訪我們的人。我們還有矛

和箭。我們也從不走動到別人的樹下去。我的哥哥有一次走到了老滿烏的樹下去，他的頭就被擊破，一命嗚呼了。

「老滿烏力氣非常大。據說他能够把一個成年人的頭立刻扭下來。我始終沒有看到他做這樣的事，因為沒有人願意讓他試驗一下。爸爸也不願意。有一天，爸爸到海灘上去了，滿烏來追逐媽媽。媽媽跑不快，因為上一天她在山上採莓子時候被熊抓破了一條腿。因此滿烏捉住了她，把她帶到他的樹上去了。爸爸始終沒有把她要回來。他害怕。老滿烏對他扮了許多鬼臉。

「可是爸爸也不在乎。強臂是另一個力氣很大的人。他是一個最能幹的漁夫。可是一天，他在爬上去找海鷗蛋時，却從懸崖上跌了下來。從此以後，他的力氣就並不大了。他咳嗽得很厲害，他的兩肩也夾攏了。所以爸爸就奪取了強臂的老婆。當他來到我們的樹下咳嗽的時候，爸爸就嘲笑他，並用石頭來擲他。當時我們就是這樣做人的。我們不知道怎樣把力氣併在一起而變成強者。」

「一個弟兄也會奪取他的弟兄的老婆嗎？」

「飛鹿腿問道。」

「會的，如果他已獨自去住在另一棵樹上的話。」

「可是現在我們不做這樣的事了，」怕黑匣反對道。

「這是因為我已把更好的做人方法教給了你們的父親。」長鬚子把他那生滿長毛的手掌插到那堆熊肉中去，挖出了一把脂肪來，若有所思地吮吸着。他又把兩手在他那裸着的腰部擦了一擦，就繼續說下去了。「我正在講給你們聽的故事都發生在很久以前，當我們還不知道較好的做人方法的時候。」

「你們一定是傻子，才會不知道更好的做人方法，」飛鹿腿批評道，黃毛頭也咕嚕着表示贊同。

「我們確實是呢；可是不久你就會知道，後來我們變得還要優哩。然而我們終於學會了較好的做人方法，其經過情形如下：我們這些「吃魚者」還不會把我們的力氣合併起來，使得牠成爲我們大家的力氣。可是住在分水嶺那邊的「大谷」中的「吃肉者」却站在一起，會一道去打獵，一道去捉魚，一道去打仗。有一天，他們來到了我們的谷中。我們每一家人都各自逃到自己的洞裏或樹上去。來的「吃肉者」一共只有十個，可是他們一道作戰，而我們却各家分別作戰。」

長鬚子困難地在他的手指上計算了半天。「我們一共有六十個男子，」他並用着手

指和嘴巴說。「我們實在很強，只是我們不明白吧了。因此我們眼看那十個人攻擊滿鳥的樹。他作戰得很勇敢，可是寡不敵衆。我們都旁觀着。當有幾個「吃肉者」企圖爬上樹去時，滿鳥只好跑出來對他們擲石頭，這時候在旁邊伺候着的幾個「吃肉者」就在他身上射滿了箭。這樣，滿鳥就完了。」

「於是，那些「吃肉者」去攻擊「獨眼」和他洞裏的一家人。他們在洞口生了一堆火，把他薰出來，正像今天我們把這只能薰出來似的。接着他們又追逐「六指」，追到他的樹上；當他們正在殺他和他的大兒子的時候，我們其餘的人都逃走了。他們捉住了我們的幾個女人，殺死了兩個跑不快的老年人和好幾個孩子。他們把那些女人帶到了他們的「大谷」中去。」

「於是我們其餘的人都爬了回來。不知怎麼，或許是由於害怕而感到了互助的需要吧，我們把這事情討論了一番。這是我們的第一次會議！第一次真正的會議。在這次會議中，我們組成了我們的第一個部落。因為我們已受到了教訓。在那十個「吃肉者」，每一人都擁有着十人的力量，因為他們是十個人一致地作戰的。他們把他們的力量合併在一起了。可是我們這三十家人，六十個男子，大家都只有一人的力量，因為各人都獨自作戰。」

「那一次，我們討論得很長久，而且也很困難，因為當時我們還沒有今日所使用的這些語言。在很久以後，「臭虫」才創造了一些

語言，我們其他的人也陸續創造出一些來。但討論到最後，我們終於議定了：當那些「吃肉者」下次越過分水嶺來偷盜我們的女人時，我們當把我們的力量合併在一起，全體一致地作戰。這樣，部落就成立了。」

「我們在分水嶺上安插了兩個人，一個管白天，一個管晚上，以防那些「吃肉者」過來。這些人乃是整個部落的眼睛。此外，日夜還有十個男子拿弓箭和棍子提提防着，預備跟敵人作戰。以前，當一個人出去捉魚或蛤蜊或海鷗蛋時，總要帶着武器的：他只有半個的時間化在獵取食物上，還有一半時間却須用以提防別人去傷害他。現在情形完全改變了。出去漁獵的人不必再帶着武器來防備別人，他們可以把全部的時間用在獵取食物上。還有，當我們的女人到山中去採集肥根和莓子時，那十個男子就派出五個去護衛她們。同時，不分晝夜，部落的眼睛都在分水嶺上守望着。」

「可是不久却發生了問題。原因，照例是爲了女人。沒有老婆的男子要別人的老婆，因而常常自相戰鬥，有時一個人的腦袋被擊破了，有時另一人的身體被長矛貫穿了。當一個守望者在分水嶺上的時候，另一個男子偷去了他的老婆，於是他就走下嶺來戰鬥。而其他一個守望者，因爲恐怕別人奪取他的老婆，也從嶺上走了下來。還有，那十個老是帶着武器的人也發生了爭執，他們分成兩派，五個對五個地戰鬥着，直到最後有幾個向海邊逃去，而其他

幾個在後面追趕着。

「這一來，部落裏就沒有眼睛或保衛者了。我們沒有六十人的力量了。我們一點力量也沒有了。所以我們召集了一個會議，製定了我們的第二批法律。我那時還不過是一個乳臭小兒，但我記得很清楚。我們說，若要有力量，我們決不能自相戰鬥；因而我們製定了一條法律說：如果一個人殺死了另一人，整個部落就要殺死他。我們又製定了一條法律說：無論誰偷盜了別人的老婆，整個部落就要殺死他。我們說，無論何人如果力氣太大，並用這種力氣來傷害了部落裏的弟兄，我們就要殺死他，使得他的力氣以後不會再傷人。因為，我們要是聽任他的力氣傷害弟兄們，別人就要害怕起來，部落將分崩離析，而我們將辱罵得跟那些「吃肉者」初次來攻擊我們、殺死滿鳥的時候一樣了。」

「接着又發生了旁的問題，因為你得知道

，飛鹿腿、黃毛頭、怕黑團啊，要建立一個部落不是易事呢！有許多許多的事情，瑣碎的事情，都得召集全體男子來商議；這實在是一種極大的麻煩呢。無論早晚，正午時分、以至夜半，我們都在開會，由於開會，我們竟沒有多少時間去獵取食物了，因為時時有什麼小事情要加以決定，例如指定兩個新的守望者去替代山上的那兩個老的守望者啊，指定應分配多少食物給那些老是拿着武器提防敵人侵入、以致沒有工夫自己去獵取食物的衛士啊……

「我們需要一個領袖來做這種事情；他將代表我們的會議行事，而對該會報告他所做的各種事情。所以我們就指定非非為領袖。他也是一個力氣很大的人，並且非常詭譎；當他憤怒的時候，他就像野貓似地叫着：「非，非，非。」

「那負責保衛大家的十個人，被派到谷中最狹的地方去建築一道石牆。婦女們、較大的兒童、和其他的男子都從旁協助，把那石牆築得很堅固。這道石牆築成以後，全體的人家就都從他們的洞裏和樹上搬出來，在這壁壘後面造了許多草屋。這些草屋很大，比洞裏和樹上好得多，而大家的生活也都好起來了，因為他們已把他們的力氣合在一起，變成了一個部落。有了這道石牆、那些衛士和守望者，我們就有更多的時間去打獵、捉魚、摘取肥根和莓子了；我們所有的食物更多也更好了，不再有人挨餓。有一個名叫「三條腿」的人……因為

他的兩腿在幼時被輾壞了，走路時老是拄一根拐杖。——拿了野穀的種子來，種在他房子附近的地上。他又試種肥根的植物和他在山谷中找到的其他東西。

「因為有了這道石牆和那些守望者和衛士，我們的「海之谷」很安全，更因為大家都有充足的食物，不必互相爭奪；所以許多人家都從靠海的幾個谷地和後方的高山上搬了過來——他們本來都在那些地方過着禽獸似的生活。不久，「海之谷」中就充滿了人，住着無數的人家。但在這事發生之前，那本來大家可以使用、為大家公有的土地，却被一部分人割據了。三條腿在種穀子的時候，首先做這事。不過我們多數人並沒有去顧念土地的事。我們看到他們用石頭壘成的矮牆來標明疆界，覺得是很傻的。我們已有豐富的食物果腹，我們還要甚麼呢？我還記得，我的父親和我為三條腿建築矮牆，而他給我們穀子作為酬勞。

「所以只有不多幾個人佔有了全部的土地，而三條腿佔有得最多。他們又把土地借給別人種穀，而索取穀子，肥根、熊皮、或那些農夫以穀子去跟漁夫交換得來的魚為酬。等到我們明白過來時，所有的土地已分割盡了。」

「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非非死了，他的兒子狗齒做了酋長。狗齒一定要我們立他為酋長，因為他是酋長的兒子。而且他把自己看作一個比他的父親更了不得的酋長。最初他做得很好，工作得很努力，以致我們會議須辦的事

愈來愈少了。接着，「海之谷」中又產生了一個新人物。那是歪嘴。我們本來一點也沒有重親他，直到他開始跟死人的靈魂談天的時候。後來我們改稱他爲「大胖子」，因爲他吃得太多，而甚麼事情也不做，所以長得又圓又粗了。一天，大胖子告訴我們道，他知道那些死人的祕密，他是上帝的代言人。他跟狗嘴做了十分親密的朋友，狗嘴命令我們爲他建築一所草屋。於是大胖子在這屋子四周設着種種戒律，而在屋內供奉着上帝。

「狗嘴日益變得大過於我們的會議了；當該會作不平鳴，說要另舉一個領袖的時候，大胖子代表上帝發言道：『不行』。還有三條腿和其他佔有土地的人也做着狗嘴的後盾。而且，議會裏力氣最大的人是『海獅』，那些地主常在暗中給他土地，並且送給他許多熊皮和穀子。所以海獅說道，大胖子說的真正是上帝的話，我們非服從他不可。不久以後，海獅就充任了狗嘴的代言人，代他講着大部分的話。

「此外還有一個名叫『小肚皮』的小人兒，他的軀體十分細瘦，彷彿從來沒有吃飽過似的。在江口的攔江沙之內，浪濤的聲勢大爲削弱的地方，他建築了一個很大的捕魚的機關。在他以前，絕沒有人看到過或夢想到捕魚的機關。他跟他的兒子和老婆在這上面化了好幾個禮拜的工夫；當他們這樣工作着的時候，我們其餘的人都嘲笑他們。可是當他完成的時候，第一天他在其中所撈到的魚，竟比整個部落在

一禮拜內所能捉得的更多，因此大家都很高興。在這條江中，另外只有一個地方可以建築捕魚的機關；可是當我的父親和其他的十幾個人着手在那裏建築一個非常大的捕魚機關時，從我們爲狗嘴所造的大草屋裏却來了幾個衛士。這些衛士用他們的長矛來戮我們，叫我們走開，因爲小肚皮已得了狗嘴的代言人海獅的允許，將在那個地方另築一個捕魚的機關。

「有許多人都作不平鳴，我的父親就召集了一個會議。可是，當他站起來說話時，海獅就用長矛戳通了他的喉嚨，他就這麼死了。而狗嘴和小肚皮、三條腿以及佔有土地的一切人，都說這是不錯的。大胖子也說這是上帝的意旨。自此以後，大家都怕敢在會議中站起來說話，因而就不再舉行會議了。

「還有一個人，名叫『豬嘴巴』的，養起山羊來了。他這辦法是從那些『吃肉者』那裏學來的，不久他就有了許多羣山羊。那些既沒有土地又沒有捕魚機關的人，爲要避免挨餓，就去爲豬嘴巴工作：替他照管山羊，保衛牠們，以防野狗和老虎的侵害，並且把牠們趕到山中的草地上去放牧。豬嘴巴用以酬勞他們的，是吃的羊肉和穿的羊皮，有時他們也用所得到的羊肉來跟別人交換魚、穀子、和肥根。

「就在這個時候產生了金錢。首先想到這個人的是海獅。他跟狗嘴和大胖子討論了一番。你知道，這三個人對於『海之谷』中的無論什麼都要分得一份的。每三隻穀子中有一隻歸於

他們，每三條魚中應有一條，每三只山羊中也有一只。他們用這些東西來餵養那些衛士和守望者，而把其餘的留作己有。有時候，捕獲了大批的魚，他們就不知道怎樣來處置他們所分得而吃不了的魚了。因此，海獅就叫許多女人用蚌壳來做金錢——做成小小的圓片，中央各有一個孔，磨得很光滑。這些被穿在繩子上，這一串串的東西就稱爲金錢。

「每一串可買三十條魚，或四十條魚，但是那些每天能做一串金錢的女人，每人却只得兩條魚。這些魚就是狗嘴、大胖子、和海獅三人所分得而吃不了的魚。所以所有的金錢都爲他們所有。於是他們吩咐三條腿和其他的地主，以後用金錢來繳納他們應得的一份穀子和肥根；又吩咐小肚皮用金錢來繳納他們應得的一份魚，吩咐豬嘴巴也用金錢來繳納他們應得的一份山羊和乳酪。一個什麼也沒有的人，爲『有』的人工作了，可得到金錢作爲酬報。用着這些錢，他可以購買穀子、魚、肉、和乳酪。而三條腿和全體的所有者都用金錢來繳納狗嘴、海獅、和大胖子應得的一份東西。而後者也付金錢給那些衛士和守望者，使他們用以購買他們的食物。因爲金錢很便宜，狗嘴就使更多的人做了衛士。同時，因爲金錢製造起來很便宜，就有許多人自己用蚌壳來製造金錢了。可是那些衛士却用長矛來戮死他們，在他們身上射滿了箭，因爲他們要想破壞這個部落。破壞部落當然是一樁壞事，因爲那樣，那些『吃肉

者」又要越過分水嶺來殺死大家了。

「大胖子本是上帝的代言人，可是他又立「斷肋」為祭司，使他做他——大胖子的代言人，代他講大部分的話。他們倆都有許多別人服侍他們，做他們的僕役。此外，小肚皮和三條腿和豬嘴巴也有許多僕人躺在他們的草屋四周的太陽中，為他們送信，傳達命令。不做工作的人愈來愈多了，以致那些餘下來的人工作得比以前更為辛苦。人們似乎都不願意工作，企圖用旁的方法來使別人為他們工作。「鸞眼睛」發見了這樣的一個方法。他首先用穀子來釀造燒酒。此後他就不再工作了，因為他跟狗齒、大胖子、和其他的大亨們秘密商量了一番，他們都贊同了：只有他一人可以釀造燒酒，可是「鸞眼睛」自己並不工作，人們為他釀造燒酒，他付工錢給他們。於是，他發賣燒酒，大家都用金錢去買。他送了许多小金錢給狗齒、海獅、和其他的人。

「當狗齒娶他的第二個老婆和第三個老婆時，大胖子和斷肋都替他辯護。他們說道：狗齒是有異於常人的，他僅亞於大胖子供奉在其茅屋中的上帝一籌。狗齒自己也這麼說，並且要知道誰敢管他娶多少老婆。狗齒又命人做了一只大的獨木舟，又添雇了許多僕人，這些人除了狗齒坐船出遊時為他打槳以外，什麼事也不做，只是躺在太陽中嬉戲着。他又命「虎臉」做全體衛士的領袖，這一來「虎臉」就變成了他的左右手；當他不喜歡一個人的時候，「虎

臉」就替他這人殺死。而「虎臉」也另立一人做他的左右手，代他傳達命令並且殺人。

「但是可怪的事在這兒：跟着時間的推移，我們這些留下來的人工作得日益辛苦了，可是我們所得到的食物却日見減少。」

「可是那些山羊和穀子和肥根和捕魚機關怎樣了呢？」怕黑問道：「這種種東西到那裏去了？人工作着，不是可以得到更多的食物嗎？」

「正是呢，」長鬍子答應道。「三個人照顧着那捕魚的機關，所得到的魚會比沒有捕魚機關的時候整個部落所捉到的更多。可是我不是說過嗎，我們都是傻子？我們所能取得的食物愈多，我們所吃的食物却愈少。」

「這不是很明顯的嗎，牠完全被那許多不工作的人吃下去了？」黃毛頭問道。

「長鬍子」悲傷地點點頭。「狗齒的那些狗都吃飽了肉，那些躺在太陽中，什麼事也不做的僕人肥胖得滾圓了，可是同時，却有許多小孩子餓得不能入睡，正在一聲聲地哀號着。」

「飛鹿腿」受了這飢餓的故事的刺激，就撕下了一塊熊肉來，插在一支叉上，把他放在炭火上烤着。他嚼着嘴唇把這塊肉吃了下去，一邊聽「長鬍子」繼續講他的故事：

「當我們作不平鳴時，大胖子就站起來了，他代表上帝說道：那些擁有土地、山羊、捕魚機關、和燒酒的賢人是上帝所選定的，假使沒有這些賢人，我們大家就會像從前住在樹

上的時代一樣，過着禽獸似的生活。

「於是產生了一個為國王唱歌的人。人們稱他為『臭虫』，因為他很短，小臉孔和四肢生得都很笨拙，什麼工作都不擅長。可是他愛最厚味的肉骨髓、最精美的魚、最新鮮的羊奶、最時新的穀物、和火爐旁最舒適的位置。他做了唱歌給國王聽的歌者，就可以一事不做而吃得胖胖了。當人民日益口出怨言，有些人甚至對國王的茅屋投擲石頭的時候，「臭虫」就唱了一只歌，說「吃魚者」是多麼幸運啊！他在這歌中告訴我們：「吃魚者」乃是上帝所選定的人民，是上帝所創造的最優秀的人民。他歌詠道，那些「吃肉者」是豬獾和烏鴉，他又歌詠道，如果「吃魚者」能去作戰而替天行道，這就是殺死那些「吃肉者」——那是多麼幸運，多麼好啊！他的歌詞使我們熱血沸騰了，我們喧嚷着要人家帶領我們去打那些「吃肉者」。於是我們忘記了自己的肚子餓，以及我們作不平鳴的緣故；我們高興地跟着「虎臉」越過分水嶺，去殺死了許多的「吃肉者」，就心滿意足了。

「可是「海之谷」中的情形，並沒有因此而稍好。若要得到食物，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替三條腿或小肚皮或豬嘴巴工作；因為我們已沒有土地來自已種植穀子了。而且常常有許多，三條腿等沒有工作可以給他們做。所以這些人就挨着餓，他們的妻子兒女和老母也一樣。虎臉說，如果他們願意，他們可以去當兵；

有許多人真的去當了兵，自此以後，除了用長矛戮死那些做着工而抱怨家眷着這麼多的開蕩者的人們以外，他們什麼事也不做了。

「當我們口出怨言的時候，『臭虫』老是唱着花樣翻新的歌曲。他說，三條腿和豬嘴巴等人都是強者。所以他們擁有着這麼多的東西。他說，我們應以有這樣的強者深自慶幸，不然我們就將因自己的無能和那些『吃肉者』而滅亡了。所以，我們應樂於讓這些強者擁有他們所能取得的一切東西。同時，大胖子和豬嘴巴和虎臉等人說，他說得很不錯。

「很好，」一個名叫「長牙」的人說道，「那末我也要當一個強者。」他就自己去弄到一些穀子，釀造出燒酒來，把他賣給別人，換得了一串串的金錢。當警眼睛口出怨言時，長牙說道，他也是一個強者，如果警眼睛再要囉嗦，他就要敲出他的腦漿來。聽了這話，警眼睛就害怕起來了，他跑去跟三條腿和豬嘴巴商量辦法。他們三人一道去見狗齒。於是狗齒對海獅講了幾句話，海獅就派專差送一個信給虎臉。而虎臉就派他的兵士去燒燬了長牙的房子，連着他所釀造的燒酒。他們又殺死了他的全家人。可是大胖子說，這做得很不錯，而臭虫又唱了一首歌，說遵守法律是多麼好啊，「海之谷」是一個多麼好的地方啊，凡是愛「海之谷」的人如何都應當出發去作戰，去殺死那些萬惡的『吃肉者』。他的歌又使我們熱血沸騰了，我們就忘却了作不平等。

「那是非常古怪的一件事。當小肚皮捉到

的魚太多，以致要許多魚才可賣得一點錢的時候，他把許多魚重新放回海裏去，使剩下來的可以賣得更好的價錢。三條腿也時常讓他的大片田地閒着不種，使他的穀子可以換得更多的錢。那些用蚌壳製造金錢的女人製造得太多了，以致要許多錢才可購買一件東西，狗齒就命她們停止製造金錢。這些女人失了業，她們就去頂替了許多男子的位置。我本來在那捕魚機關上工作，每五天得到一串錢。可是現在我的妹妹去做這件工作，每十天只得一串錢。女人的工資比較便宜，我們所得的食物愈少了，虎臉就勸我們去當兵。不過我却不能去當兵，因為我的一條腿是跛的，虎臉不肯收留我。有許多人都跟我一樣。我們是殘廢者，只配去哀求人家給以一點工作，或在女人們工作的時候替她們照管嬰兒。」

「黃毛頭」聽着這故事，肚子也餓起來了，他就也放一塊熊肉在炭火上烤着。

「可是你們——你們大家為什麼不起來殺死三條腿、豬嘴巴、大胖子等人，以得到充分的食物呢？」怕黑問道。

「因為我們不明白」，長鬍子答道。「我們要想到問題太多了，而且還有那些兵士要用長矛來戮死我們，還有大胖子老是談着上帝，臭虫老是唱着花樣翻新的歌曲。而且無論那個人如果明白了，而說出來時，虎臉和那些兵士就要捉住他，在退潮時把他縛在海中礁石上

，使潮水漲水起來時淹死他。

「金錢也真是一種古怪東西。牠正像臭虫的歌曲一樣：看起來似乎很好，可是其實却不然。我們很難理解牠。狗齒逐漸把金錢收回去，放在一所茅屋中，疊成很大的一堆，日夜派兵士守衛着。他在這屋裏積聚的金錢愈多，金錢就變成愈貴，以致人們必須工作得比從前更其長久，才可得到一串錢。同時，人們老是在談着跟那些『吃肉者』開戰的事，所以狗齒和虎臉貯藏了許多屋子的穀、風乾的魚、薰過的羊肉、和乳酪。這些屋子裏的食物堆積如山，人民却沒得吃飽。可是還有什麼關係呢？每當人民的不平鳴響得過甚的時候，『臭虫』就唱一只新花樣的歌，而大胖子就說上帝希望我們去殺『吃肉者』，而虎臉就帶領我們越過分水嶺去殺人並且被人殺死。我在平時沒有資格當兵，只好躺在太陽中享福，可是到了作戰的時候，虎臉也願意帶我前去的。當我們吃完了那些屋子裏所貯藏的全部食物時，我們就停止作戰，再從事工作，把食物積聚起來。」

「那末你們都瘋了，」飛鹿插嘴道。「那時我們的確都瘋了，」長鬍子接應道。「一切都古怪。有一個名叫『碎鼻子』的人，他說一切都不對。他說，顯然，我們把力量合在一起，變成了強者。他又說，當我們最初組織部落的時候，我們決定對於利用其力量傷害部落中人——擊破其弟兄的錢袋，偷盜其弟兄的老婆的人們，要消滅其力量：這是很對

的。可是現在，他說道，我們這部落並沒有強起來，反而在弱下去，因為有些有着另一種性質的力量的人正在傷害部落中的人——這些人有的擁有着土地的力量，例如三條腿；有些擁有着捕魚機關的力量，例如小肚皮；有些擁有着全部羊肉的力量，例如豬嘴巴。目前應做的事，碎鼻子說，是剝奪這些人作惡的力量；叫他們全體都去工作，不要讓一個不工作的人有東西吃。

「於是臭虫又唱了一首歌，說到像碎鼻子那樣的人，他們要回到穴居野處的時代去。」

「可是碎鼻子說道：『不』；他並不要退回去，而是要向前進；他們只有把力量合在一起，才會強起來；如果『吃魚者』能把他們的力量跟『吃肉者』的合併在一起，那就不再有了戰爭、不再有守望者、不再有兵士了；這樣，大家都工作看，就會有很豐富的食物，每人每天只要工作兩小時就夠了。」

「於是臭虫又唱了，他唱道，碎鼻子是懶漢；同時他又唱着一只『蜜蜂歌』。這是一只古怪的歌曲，凡是聽到牠的人都像喝了烈性的燒酒似地發狂了。這歌曲說到一羣蜜蜂和一只強盜似的黃蜂，他來跟蜜蜂同居，偷盜他們所有的蜜。這黃蜂很懶惰，勸告他們不必工作；同時又勸他們跟熊做朋友，說熊並不偷蜜，而是很義氣的朋友。臭虫用彎曲的字句唱着這歌，使聽的人都明白那羣蜜蜂就是『海之谷』中的部落，熊就是那些『吃肉者』，而那隻懶惰

的黃蜂就是碎鼻子。當臭虫唱到那些蜜蜂聽信了黃蜂的話，整個蜂巢快要滅亡的時候，人們都猜測地罵罵着；當臭虫唱到那些良善的蜜蜂終於起來把黃蜂叮死的時候，人們就從地上拾起石頭來向碎鼻子擲去，直到最後，除了他們用以擲死他的那堆石頭以外，他的一點形跡都看不到了。在協力用石子把碎鼻子擲死的人們中間，也有不少是工作得很辛苦而依然吃不飽的窮人。

「在碎鼻子死了以後，只有一個人還敢起來發表他的思想。這人名叫『毛臉』。他說道：『強者的力量在那裏呢？我們就是強者——我們大家；我們比狗、虎、三條腿、豬嘴巴等人都更強——他們什麼事也不做，却吃得很多，並用他們的壞力量來傷害我們，削弱我們。做奴隸的人並不強。如果首先發見火的好處和用法的人會利用其力量，那末我們都要做他的奴隸了，猶如我們今日做發見捕魚機關的好處和用法的小肚皮的好處和用法的人們的奴隸地、山羊、和燒酒的好處和用法的人們的奴隸一樣。在從前，我們都住在樹上，弟兄們啊，當時沒有一人處境安全。可是現在，我們不再自相戰鬥了。我們已把我們的力量合在一起。讓我們不要再跟那些『吃肉者』戰鬥吧，讓我們把自己的力量和他們的力量合在一起。那末，我們才真正強了。到了那時，我們——『吃魚者』和『吃肉者』將一道出去打獵，我們將殺死那些老虎、獅子、豺狼、和野狗，我們將

在一切的山坡上放牧我們的羊羣，在到處的山谷中種植穀子和肥根。到了那一天，我們將十分強有力，無論什麼野獸都將在我們之前逃遁而歸於滅亡。絕沒有什麼能抗拒我們，因為在那時，每一人的力量將為世界上全體人類的力量。」

「毛臉這麼說了，他們就把他殺死；因為他們說道，他是一個野人，他要回去住在樹上。這真古怪呢，每逢一個人起來要向前進的時候，那些站住不動的人總說他要倒退回去，應把他殺死。那些窮人也協助把他弄死，真是傻子。我們都是傻子，除了那些吃得胖胖而什麼事也不做的人之外。傻子被稱為聰明，而聰明人被用石頭擲死了。工作的人沒得吃飽，而不工作的人却吃得過飽。」

「因此，我們這部落的力量不住地消失了。兒童們都很孱弱，帶着病態。因為沒有充分的食物，我們中間發生了古裏古怪的疾病，人好像蒼蠅似的大批地死去了。於是那些『吃肉者』來攻擊我們了。我們跟老虎越過分水嶺去殺他們的次數太多了。現在他們來償還這筆血債了。我們病弱得無力守住那遺石牆。他們就把我們的人統統殺死了，倖免於死的幾個女人都被他們擄了去。臭虫和我們總算逃脫了；我藏在最荒野的地方，變成了一個獵人，得以不再挨餓。我從那些『吃肉者』那裏偷得了一個老婆，一道去住在高山上的洞裏，使他們找不到我。後來我們生了三個兒子，每一個兒

編後記

——編者——

現在，我們又把第四期呈獻在讀者諸君之前了。第三期出版後，許多讀者來信都說較第二期要充實些，是的，只要是我們能力所及，務必使本刊在讀者諸君的厚望與支持之下日趨堅實。

在來稿中，詩的數量最多，所以這一期特地選登了四首。有人怪我們不登無名作者的作品，其實，自從創刊以來，在本刊上所出現的較為陌生的名字期多一期，這事實，就可以說明我們在發刊辭中所說的並不是一句空話。我們幾乎是沙里淘金一般的在來稿中選採着可登載的作品。只是要特請投稿諸君注意的，我們人手不多，長篇稿子而附有郵票的，當負責寄還作者；但在五千字以內的短稿及短詩，務請作者自留副稿。

關於這一期的內容，艾蕪及司馬文森二先生，想必已為大家所熟悉，毋庸我們來多話。只是「博施夫人」及「蝦的捕捉」二文的作者，名字雖較為生疏，但前者風格的清新，後者含義的深刻，都是值得注意的。

八月三日是魯迅先生誕生六十週年紀念，我們將特約幾篇關於魯迅先生的文章來對這民族戰士表示一點敬意。同時，下期創作小說可以預告的，有葛琴，紺弩及李輝英的新作。

最後，上期「扯旗樹」和「洪照」一文的末尾一段，在排版時遺漏掉了，原文是「我們希望歐陽山先生再跨出一步，給我們真實的作品。」特此更正，並向作者致歉。

※ ※ ※

子都到「吃肉者」那裏去偷得了一個老婆。其餘的事情，你們都早已知道——你們不是那些我兒子的兒子嗎？」

「可是臭虫呢？」飛鹿腿問道。「他後來怎麼樣？」

「他去跟那些『吃肉者』同居，做了他們的王的歌者。他現在已經老了，可是他還是唱着從前的那些歌曲；當有人起來要向前進的時候，他就唱道，這個人要倒退回去住在樹上。」

長鬚子把他的拳頭伸到熊體中去挖出一把脂肪來，用他那些沒有牙齒的齒齦吮吸着。

「有一天，」他在腰部擦着他的手，說道：「所有的傻子都將死掉，而所有的活人都將向前進。強者的力量將屬於他們；他們將把他們的力量合在一起，使世界上的全體人類無一再自相爭鬥。那時的城牆上將沒有什麼兵士或守望者。一切的猛獸都將被殺死，且如毛臉所說，一切的山坡上都將放牧着羊羣，而到處的山谷中都將種植穀子和肥根。全體人類都將成為弟兄，沒有一人會躺在太陽中嬉戲而受別人蒙養。當傻子已經死光，且不再有人站住了高唱『蜜蜂歌』的時候，這一切就將實現了。蜜蜂並不是人。」

後記：這是傑克·倫敦 (Jack Lond)

on, 1876-1916) 的一篇寓意新奇的小說，從其中，我們不但可以窺見某些社會現象的起源，而且可以明白今日的東西兩大侵略國，所以要掀起漫天烽火來的內在原因——這跟牠們的內部政治危機和經濟恐慌的關係。

關於傑克·倫敦的生平和作品，請參閱拙譯「傑克倫敦短篇小說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因為其中附錄着一篇倫敦的「自述」和U·辛克萊寫的一篇評傳。

一九四〇年五月廿五日譯者誌。

第二帝國國的兵士

(續)

匈牙利·霍爾斯作
黎烈文譯

魔宮

今天是星期日。我們可以到市上去。人家從下午兩點鐘到晚間十鐘點放我們出來。營房裏祇留下那些守衛的人。

昨天，我得到了我的第二顆星，而今天，我將第一次在衣領上綴着兩顆星出去。

春天快來了。這已可從空氣裏面感覺到。我們一共三個人，兩個伙伴和我自己。我們手上戴着白手套，嘴裏談着女人。

我說得最少，我甯願把我所想的事留給自己吟味。誰都知道，女人們代表着不能避免的痛苦。為着能够儘可能地組成許多人口繁盛，健全，而從種族上說對於國家有利的家庭起見，我們需要女人。可是除此以外，她們僅祇做些亂七八糟的事。

關於這，我可以舉出許多例證。這情形尤以那些有着最狡猾的女人的舊家門第為甚。那些女人因為你身體結實，長得漂亮，便追求你。而你若不幸對她們表示好意，她們便變得尊大起來，把你當作僕小子，當作還沒有脫出蛋殼的雞雛，並給你一些旁的同樣性質的愛撫。再不然，她們便向你訴說她們的

衷情，而那麼一來，她們便喪失了所有的風趣。

一個既不是非常年青的女人，便已沒有訴說衷情的權利，而祇有着當人家和她一塊時顯出好脾氣的義務。她並沒有用着一些像嫉妬或所謂母愛一類的情緒來使你討厭的權利。

所謂衷情也者，充其量，祇是少女們的一種特權。

在某一些狀況，少女們祇要生得標緻，是可以享受一種浪漫主義的奢華的。可是縱是最標緻，最浪漫的女子，一到最溫柔的年齡，也祇想得到一個有錢男子。

此外再沒旁的問題。所以我倒甯願和男子們來往。

我的伙伴正在說：三百年前，有一個大哲學家思索過女人究竟是不是人類。

實際，這是狠可懷疑的。和女人們在一塊，你永不知道自己和她們在幹些什麼。

你在她們身上不能發見任何忠實，任何信用；她們老是遲到；這是一些撒謊的專家，等等。

但雖如此，你却還得關顧她們的內心生活。因為這便是她們所求的事。可是這却不是一

個够得上叫做「男子」的男子所當做的事。

對啦，這些娘兒們構成另外一個世界。她們把你弄進這世界，可是她們也把你弄出這世界。

市中心的街道差不多一個人也沒有，因為這一帶祇有一些商店和高大的建築，而這一切今天都關閉了。那些用手和用腦的工作者，都在自己家裏享受着他們每週的休息；他們吃啦，睡啦，抽煙啦；因為不停地下雨，他們今天很少機會到郊外去遊玩。

不錯，雨下得並不大，可是無論如何，這天氣是靠不住的。市中心真是清靜；這兒被一種這樣的平和統御着，簡直使人覺得像在一個死城裏面。我們的步聲從這種靜寂中升起。我們聽到我們的鞋底踏在柏油路上的聲音。

於是，我重又注意到我們反射在那些漂亮

的店面的玻璃上面。現在我們從一件胸衣上經過。而此刻又經過一隻海蝦和一隻顏色那麼可愛的火腿！……還經過一些絲襪。還經過一些書籍，一些珍珠，一些脂粉，一些粉撲……碎裂它們吧，踐踏它們吧！

我們在市中心已經腳踢得够了，於是我們

向碼頭走去。那邊至少一直有着很多人。

實在說來，你不能從碼頭上看到海，因為海是遠遠地從碼頭外面開始的，可是在碼頭裏面已經有着外國船艙，和黑的黃的水手。

我們走下那通到碼頭去的寬闊的馬路。這馬路越來越寬，並且一直變得更加熱鬧。

馬路兩旁漸漸有着那些頑意兒：大的小的，或起或伏的猴子。打靶的地方和搖錢的機關。跳舞廳和世界最胖的婦人。五隻脚的羊和兩個頭的小牛。比武場接連着比武場，鞦韆架接連着鞦韆架，還有那些可憐的，實在太不像樣的「俄國山」(註一)。異常炯眼的女相士，吃火的人，吞刀的人，無數賣鹽漬小黃瓜和冰凍食品的小販。病理解剖展覽會。藝術和運動等等。而那邊，一直盡頭，還有着「魔宮」(註二)

我們起過幾個打靶的地方並沒停留下來，可是經過第四個或第五個時，我們便再也不能忍耐了。打靶在我們是一種有趣的遊戲，而那替我們裝上短鎗的少女恭敬地微笑着。當打靶的人是一些兵士時，看客便聚集起來。這也便是我們現在的遭遇。尤其是有兩位小姐，我們每放一鎗，她們便笑起來，好像那鎗是向她們打去的一樣。這麼一來，她們自然引起了我們的注意。這兩位小姐都不合我的口味，可是我的伙伴們走近了他們。我不高興做個無用的人，於是我便丟開了他們。

他們跑去跳舞去了，我獨自留下。我目送着他們。不，這兩位小姐不能引起我的興趣。

一個有着兩隻肥短的小腿，另一個則一點兒腿子也沒有，而像用臀部走着。而前一個還有着一口墨黑的門牙，和一件污穢的內衣。

不，這些小地方損壞了我的愛情。我的確有些苛求。

我走進了木馬場(註三)。我在那裏看到另外兩個少女和一個小孩在騎馬玩。

音樂奏起來，轉軸發出了聲音，那些木製的老舊的駑馬團團地跑着。

人們可以看出小孩子有些害怕，可是那兩個少女却騎得很好。

小孩子掉了他的水手帽，啜泣起來，那兩個少女却笑着。

她們的裙子飄飛起來，而人們看到了襪子上端的赤裸着的皮膚。這兩個女孩子頗使我喜歡，尤其是較大的那個！

但一個騎在馬上的少女，這頗有使人看錯的可能。

因為一個女人當她在馬上顧盼自愛時，是很容易招人喜歡的。這祇有等她跳到地上，我們才能判定她是不是真的美麗。我是有過這類幻滅的經驗的。

現在她們跳下馬來了。較大的那個仍然使我喜歡。而較小的那個也是一樣。

可是她們已經有了一個伴侶。一個指尖大的男人，一隻可憐的老鼠。

她們兩人都吊在他的手臂上。並且媚笑着說：

「啊！再玩一次吧，請你答應我啦！請你答應我啦！」

「你們要玩多久就玩多久」，那老鼠說。我瞧着掛在收錢櫃上的通告。

一次要花一百個銅子。而你們要玩多久就玩多久！

不！這在我是太貴了。可是這些神聖的女人就是這樣。

她們不愛一個除掉自己以外，僅祇領上有着兩顆銀星的身體結實的青年，而甯願愛着一隻滿身銅臭的老鼠。

甚至連白手套也沒多大用處。

(註一)「俄國山」(Montagnes russes)是連串人造的急坡和峻阪，人們坐着冰牀從那上面迅速地昇降為樂。這是歐洲常常看到的一種遊藝設備。

(註二)「魔宮」(Chateau hante)也是一種遊藝設備，一座暗黑的房子裏，裝置着種種出人意外，使人恐怖的東西，遊客在那裏面雖然飽受虛驚，但仍不失為一種娛樂。

(註三)木馬場 (Manege de chevaux de bois)也是歐洲到處看得到的一種遊藝設備，一個圓形的大台上，四周裝着許多木馬，轉軸一動，那些木馬便不息地兜着圈子，而人們騎在木馬上也就得着馳騁之樂。

我離開木馬場。我沒有目的地從一個小板屋搬到另一個小板屋。

在右邊，現在是那獅面男子的小板屋；在左邊，是那美髯婦人的小板屋。

我的怒氣稍稍陰沉下來。

空氣有點兒暖意。對啦，春天總已到來，而晚上，貓兒已經開始了它們的合唱。我們從營房裏聽到牠們。

黃昏降臨了。在地平線上，白晝向我們道着漸色的別。在我們後面，天已全黑。

而當我繼續從這個攤子遊行到那個攤子時，我發生了一個不快的念頭。我一想到連那木馬場的老鼠也是我的同種的兄弟，我便大有所感。我看到自己立在營房裏的操坪上，我宣誓不論什麼時候都準備為祖國，為我們的種族拋棄生命。

而難道也為這可憐的老鼠拋棄生命嗎？

給我停住吧！不要再想了吧！不好的念頭就是在思索的時候跑出來的。我們的長官們頗有先見之明。

然而我却不能阻止自己有着第二個念頭。可是這個念頭，我從前已經有過。

這念頭跟我走了一段路，還不願放鬆我。

「事實是你不愛任何人」，它向我低聲說。而這却一點不錯。我不能忍受一個活的魂靈。連我自己的魂靈也不能忍受。真的，我憎惡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除開我們的營長。

我繼續沿着馬路走下去，我走到了那有着

尖形的屋影，塔和城垛等等的魔宮。

魔鬼和籠隔窗上的鐵條向外面瞧着。

一個緩慢的旋舞曲從擴聲筒內落下。一個陳舊的非常流行的旋舞曲。可是音樂始終被觀衆的叫聲和笑聲所掩。他們在那裏面是多麼快樂啊！而人家想要使得在外面的人們也知道那快樂。

可是我懂得這個。一種騙人的把戲！這一切快樂都是從一張留聲機片上發出的。這是爲的吸引顧客。但我不會上當。我不會跑進這些人們妄想使你害怕得毛髮豎立起來的瘋人院去。在我看來，這太沒意思！

當我機械地瞧着它的入口時，我快要兜上半個圈子，而我突然停立下來。

也許我還走了兩步吧？

這是可能的。總之，我現在停立着，並且瞧着。

黑夜已經完全降臨，並且從四面八方催着我。

一個少婦坐在魔宮的收錢櫃房。她一動也不動。

沒有一個人來。

暫時之間，我覺得自己跑到另一個世界去了，我覺得一切都已那樣遙遠！而我還以為我的心快要停住跳躍。沒有一片葉子在樹上動一動。祇有那陳舊的旋舞曲在擴聲筒內緩緩地擱着。

那少婦有着雙大眼睛，可是吸住我的並

不是她的眼睛，也不是她的嘴唇，也不是她的頭髮。那麼究竟是什麼呢？我以為這是一個線條。

可是我要從這上面想到什麼去啦？真是豈有此理！

我所知道的一切是：我突然停立着，正像我碰着一道牆壁一樣。

這真荒唐，這真胡塗！向前！

我繼續走我的路，可是，突然之間，我拐了一下。

我踏着什麼東西拐了一下呢？什麼也沒有踏着。因爲地上一點東西都沒有。

可是現在那少婦因爲我拐了一下而微笑着。她看見我拐了那一下。她繼續微笑着。

我更加注意地觀察她。於是她把眼睛轉過一邊。她拿起一支鉛筆寫起字來，或則她在假裝寫字以便不再看我。

那麼她爲什麼不願再看着我呢？不用說，是因爲我沒有中她的意。

她該已經有了什麼人了，已經有了一個有錢的江湖客人了。

一個走索的人，一個吞刀的人，或是一個扮演笑劇的小丑。向前！

我向前，可是我去不多遠。我祇橫過馬路。那兒有一個賣冰凍食品的小販，我向他買了一份冰淇淋。可是，在我現在所立的地方，我還清楚地分辨出魔宮和那在寫着字的女人。

始終沒有一個人來。

我低着我的冰淇淋。它一點味道也沒有。

它是那樣的冷，弄到我把牙齒長長地露出口外，好像一匹老馬一樣。我的牙齒現在真的使我難受。

我爲什麼買了這紅紅綠綠的東西呢？我並不愛吃冰淇淋。

而當我的牙齒繼續伸長起來時，我向我自己告白：我買那冰淇淋，祇是爲着能够留在那裏更久地觀察那女人。說來可笑，我甚至還不知道她究竟會不會中我的意。實際，我不會看到她站立過。我所認識的她，祇是那從收錢櫃上露出的半截。

也許這祇是一個「半美人」吧？也許她立起來，她會比坐着顯得更矮，或則反過來會比坐着高到三倍吧？

也許她竟是生得完全不相稱的吧？那麼！晚安！可是現刻她又在那裏呢？

這次，她把我瞧得更久。並且，她又微笑起來……爲什麼緣故呢？

因爲我立在那兒，帶着一種那樣狂暴的樣子在舐着我的冰淇淋嗎？我畢竟把冰淇淋吞下了，可怕的混和物啊！

可是，現在我聽到那立在我後面的賣冰凍食品的小販問道：

「再來一份嗎？」

「好的！」我說。

而我手裏已經有了另一紙筒冰淇淋了。我究竟怎麼弄的？難道我完全變成白癡了嗎？第一份冰淇淋既已使我作嘔，爲什麼我還

要了第二份呢？

我手裏握着那一紙筒冰淇淋，顯得可笑極了。我立在那裏好像一個小學生一樣，而我的領上却有着兩顆星。

我正要把那該死的冰淇淋摔在地上時，一個軍官從夜的暗影裏顯露出來了。幸而我在最後一剎那看到了他，我對他行了禮。那軍官回了禮，走過去了。

現在她却痛痛快快地笑起來了。我是應當受她笑的。

實際，我行禮時並沒丟掉那一紙筒冰淇淋，而我的舉動顯然是頗可笑的。

並且，我的行爲是那愚笨，她的笑並非沒有理由；可是從擴聲筒內噴出來的笑聲蓋住了她的笑聲。

我並沒聽到她的笑聲。我對於這事畢竟再也不能忍受了。

管它！我來鬧一個亂子看！並且立刻。

我把冰淇淋盡力往地上一摔，它「拍」的一聲在地上碎裂了，於是我一直向廳裏走去。方向：收錢櫃。我一直朝那少婦走去。我們來看看等我走到那兒時她會不會繼續發笑。她看見我去了便不再笑了。啊！

她祇把兩隻眼睛睜得大大的，我越走近去便睜得越大——兩隻大而嚴肅的眼睛。

你害怕我嗎？

看清楚吧，現在我來了。我走上了最後的三個階級，而我現在立在

收錢櫃前面。少婦把頭垂下去，而我祇看到她的頭髮。那頭髮是纖細而又柔軟的。

我也看到她剛才似乎在寫着什麼的紙片。她其實並沒寫過什麼，而祇亂劃了一些不成形的線條。

我以一種幾乎是粗暴的聲意向她要：「一張入場券」，而我自己也因這聲音太兇，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請啦」，她把入場券遞給我說。

究竟是她的手在發抖呢？還是我的手在發抖呢？她把錢給我。我從沒有看到過什麼人找錢時顯得那樣嫉妬。

而我不禁又想：「線條！線條！」

我走進廳裏。起初黑得像在一隻爐灶裏一樣，並且要向左右兩方摸索着前進。而且，我一面摸索，一面不禁想到她對我說「請啦」時的聲音！

我彷彿覺得曾在什麼地方聽見過這個聲音，我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而突然之間，我想起了我毫不知道我的母親有着怎樣的聲音。

同樣，我也不能記起她一點什麼。她是在大戰剛剛終了，當我還是小孩的時候，患着流行性感胃死去的。

當我放哨的時候，尤其是晚上，過去常用着它的暗影像雲一樣微觸着我。

於是我看到自己站在桌子和床鋪中間。我僅祇三歲，不會再大。

窗戶很高，除非有人將我舉起，我不能看到外面。並且就是有人將我舉起，我也什麼都不看見。或則我忘記看見什麼了吧？

如今，我僅祇記得窗口有着空氣的流動。可是火爐熄了。在一個戰爭以後，人家常情缺少煤炭，不是嗎？

「冷啊！」這是我的第一個回憶。這是我這想母親有着怎樣聲音時的第一個感覺。

這真滑稽，我以前竟絕沒有想到過我不知道我的母親有着怎樣的聲音……

這次，我險些摔倒了。

地往下陷，但僅祇靠左的一邊往下陷，因而左腳要比右腳走得低些。這太有意思！

末了，我把左腳提過來踩在右邊較高的地方，可是這次却是右邊往下陷。真的，這太沒意思！

多麼可笑的事呀！

在外面，靠着收錢櫃坐着的她，一想到我在這兒，她該笑得怎樣厲害啊！……無論如何，她有着一個美麗的嘴唇。假使她其餘的部分生得不好，人家總不能把她這個美麗的嘴唇奪去。

她有着怎樣的相貌呢？

這多麼滑稽！雖然我已相當久的觀察過她，但我却不能說出她究竟生得怎樣！那麼，我為什麼留在那兒吃我的冰淇淋呢？我真是一個大傻瓜。

可是當心吧！他不是一直把頭垂在他的紙

上，在亂劃着她的線條，以免看到我嗎？

啊！對啦！這些線條！就是爲着這些線條，我才會在這兒，在一些旋轉的氈毯上，在一些搖動的橋上顛覆着；我才會面對着一些剖開的棺材，而棺材裏面躺着一一些懶做的斬去首級的屍身；我才會被一些幽靈，一些盜死鬼，一些殺頭鬼圍繞着。可是沒有一樣東西能使我害怕。我祇祇有點兒可憐我自己罷了。

在一個走廊的轉角，我碰着了一具骷髏。我站得最近的檢察它。這很可能是一具真的骷髏。應啦！這就是我們的風韻，我們的線條消失了時的面目。我把手伸向那嚇人的東西。我畢竟走到外面來了。出口就在收錢櫃的旁邊。

可是我的線條已經不在那兒了。一個醜惡的老太婆坐在她的位子上。

我帶着一種那麼驚訝的神情瞧着她，她因而猜到了我的心事。

「我的女兒走了」，她以一種幾乎嘲弄的聲調說。

「到那兒去了？」我機械地問。

「到電影院去了」。

我點點頭便走了。又兜了半個圈子！我再從那些小板屋前而經過，並且重又向市中心走去。走得快或慢呢？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突然，我覺得心上受了一個打擊，我停住了。

「爲什麼你不問一問那老太婆她的女兒到那一個電影院去了呢？蠢東西！你回營的時候還早啦！」

我連忙打回頭走。可是魔宮已經閉了！收錢櫃旁一個人都沒有。對啦，今天已經太遲了。

可是不要怕，一到下個星期天，我便會再來的。並且我下午兩點鐘就會來。那麼，你不能再笑了！再見吧，線條！

我究竟怎麼弄的呀？我自己忍不住微笑起來。

月亮燦然的照着，空氣有點兒暖意，而貓在作着牠們的合唱。

而當我穿過營房裏的操坪時，我重又見到那有着尖形的屋影，塔和城垛等等的魔宮豎立在我的面前。魔宮的窗上嵌有一些鐵條，而那些龍和魔鬼隔着鐵條向外面瞧着。

（本章完，全書未完）

本刊啓事

嗣後凡關於定閱、查詢等事，統請直函本社發行部定報股接洽，勿寄編輯部，以免輾轉延誤！

編考。

現代文藝

叢刊

我們編行這個叢刊，並沒有什麼雄大的野心。只不過有鑒於戰時物質條件的缺乏，交通的阻礙，以及其他諸種原因，出版事業受着極大的影響；因此，我們想以「涸轍之鮒，相濡以沫」的微意，在文藝書籍方面，盡一點薄弱的努力。同時，巨大的計劃也是沒有的，只不過就我們能力所及，約到幾部稿子就印幾部，暫定六冊為一輯，繼續印行下去。作者不一定是名家，內容也很雜，創作和翻譯都有。我們只希望所出的書不致使文藝界朋友搖頭，讀者上當，至於什麼對文壇有了不起的大供獻之類的話，自然是不敢自誇的。茲將第一輯書目列下：

夜戲(短篇)

聶紺弩著

實價五角五分

作者的創作雖然不多，但每篇幾乎都是精心結構之作。風格清新，文字永雋，到處流露着作者特有的機智。本書是作者第一個短篇集，內收小說五篇。

生命(短篇)

葛琴著

印刷中

葛琴先生是中國有數的女作家中最傑出一個，作品完全沒有一般女性的脆弱氣氛。在這個集子里收容着作者近年來的創作六篇。

報復(短篇)

王西彥著

印刷中

本書包含着作者抗戰前後的創作十篇，所描寫的範圍很廣，從江南的農村到北國的古城，從抗戰的前線到後方的敲詐，——廣泛地反映出戰前戰後的光明面與黑暗面。

麒麟寨(劇本)

荃麟著

印刷中

這是一個四幕劇，如題目所暗示的，描寫的對象是一個山寨上的英雄，他們怎樣走上抗戰的路。這劇本會經各地紛紛排演，舞台效果非常好，是目前劇本荒的情形下不可多得的劇本。

勞薪散輯(雜文)

唐張著

作者的雜文已有很高的聲譽，結構的嚴緊，文字的簡練，以及含義的深刻，是讀者所深知的。抗戰後我們已久未讀到作者的作品了，這一個雜文新集定能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

第三帝國的兵士(長篇翻譯)

黎烈文譯

譯者對西洋文學介紹的功績，無須多贅。本書是他的近譯，全文正在「現代文藝」上連載中。刊登完畢後即行出版。

三行發社版出進改三

改進

第三卷 第八期

對抗戰基本口號的正確認識	蒙克科
亞美利加的國防	陳國雄譯
美國國務部的內幕	一是譯
納粹眼中日本的弱點	白瑛譯
德國會起內亂麼	李嘉璧譯
日本貿易之前途	馮河清譯
急待解決的幾個經濟問題	吳克剛
由戰地貨幣政策說到戰地貿易政策	章乃器
所謂「外交路綫」的檢討	宋雲彬
人民自由在憲法上的保障與限制	張志讓

零售：每冊二角
 預定：三月一元零八分
 半年二元
 全年三元六角

福建省政府特准發行
 中華郵政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永安圖書雜誌審查證字第四十二號

現代青年

第二卷 第三期 目錄

卷頭言(三則)	鄭東白
「七七」抗戰三週年(專論)	方明
國內外形勢——戰地豐收(一月戰局)	趙家欣
內勢——急轉直下的歐洲戰局(一月國際)	楊立
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通訊)	章振乾
社會——農村經濟與農業經濟	傅衣凌
科學——食的進化	洪澤
講話——本質·現象	任其
牛(小說)	白石
電傳照相的進化(自然科學講話)	諸葛朱
回憶——夜行	紀寄寒
速寫——車上風光	施寄寒
演戲怎麼學(文化工作技術講話)	孟瑋
自學——青年人的自我教育	公軍
問題——充實暑假生活	鍾子平
變(報告)	田子平
青年——我的夢	謝文浩
青年——家鄉	施增新
文——運楫之夜	林寒風
藝——貢川城	編者
編後記	何魯木刻
封面	薩一佛木刻
扉頁(蘆溝曉月)	

零售每冊：二角五分
 半年：一元四角
 全年：二元七角
 預定三月：七角五分

本期零售每冊 省內二角四分 省外二角六分

改 進 出 版 社 編 行